



明史卷二百九十六

列傳第八十四人

無入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都察院都御史

敕修

張

方獻夫

字秉用

永嘉人

舉於鄉七試不第

將謁選御史蕭

鳴鳳善星術語之曰從此三載成進士又三載當驟貴

璫乃歸正德十六年登第年四十七矣世宗初踐阼議

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陛下嗣登大寶卽議追尊聖考以正其號奉迎聖母以致其養誠大孝也廷議執漢定陶宋濮王故事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記曰禮非天降非地出人情而已漢哀帝宋英宗固定陶濮王子然成帝仁宗皆預立爲嗣養之宮中其爲人後之義甚明故師丹司馬光之論行於彼一時則可今武宗無嗣大臣遵祖訓以陛下倫序當立而迎立之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未嘗著爲人後之義則陛下之興實所以承祖宗之統與預立爲嗣養之宮中者較然不同議者謂孝廟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假令聖考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之義且迎養聖母以母之親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聖考止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子無自絕其父母之義故在陛下謂入繼祖後而得不廢其尊親則可謂爲人後以自絕其親則不可夫統與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承惠帝後則以弟繼宣帝承昭帝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乎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立聖考廟於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

可無後假令聖考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之義且迎養聖母以母之親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聖考止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子無自絕其父母之義故在陛下謂入繼祖後而得不廢其尊親則可謂爲人後以自絕其親則不可夫統與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承惠帝後則以弟繼宣帝承昭帝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乎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立聖考廟於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

明史卷一百九十六 列傳 二
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聖考不失其爲父聖母不失其爲母矣帝方扼廷議得璉疏大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亟下廷臣議廷臣大怪駭交起擊之禮官毛澄等執如初會獻王妃至通州聞尊稱禮未定止不肯入帝聞而泣欲避位歸藩璉乃著大禮或問上之帝於是連駁禮官疏廷臣不得已合議尊孝宗曰皇考興獻王曰本生父興獻帝璉亦除南京刑部主事以去追崇議且寢至嘉靖三年正月帝得桂萼疏心動復下廷議汪俊代毛澄爲禮部執如澄璉乃復上疏曰陛下遵兄終弟及之訓倫序當立禮官不思陛下實入繼大統之君而強

比與爲人後之例絕獻帝天性之恩蔑武宗相傳之統致陛下父子伯姪兄弟名實俱紊寧負天子不敢忤權臣此何心也伏睹聖諭云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旣不得承緒又不得徽稱罔極之恩何由得報執政窺測上心有見於推尊之重故今日爭一帝字明日爭一皇字而陛下之心亦日以不帝不皇爲歉旣而加稱爲帝謂陛下心旣慰矣故留一皇字以覘陛下將來未盡之心遂敢稱孝宗爲皇考稱興獻帝爲本生父父子之名旣更推崇之義安在乃遽詔告天下乘陛下不覺陷以不孝禮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陛下尊爲萬乘

父子之親人可得而奪之又可容人之奪之乎故今日之禮不在皇與不皇惟在考與不考若徒爭一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是塞今日之議陛下亦姑以是滿今日之心臣恐天下知禮者必將非笑無已也與桂萼第二疏同上帝益大喜立召兩人赴京命未達兩人及黃宗明黃綰復合疏力爭及獻帝改稱本生皇考閣臣以尊稱既定請停召命帝不得已從之二人已在道復馳疏曰禮官懼臣等面質故先爲此術求遂其私若不亟去本生之稱天下後世終以陛下爲孝宗之子墮禮官欺蔽中矣帝益心動趣召二人五月抵都復條上七事衆洵

洵欲撲殺之萼懼不敢出璫閱數日始朝給事御史張翀鄭本公等連章力攻帝益不悅特授二人翰林學士二人力辭且請面折廷臣之非給事御史李學會吉棠等言璫萼曲學阿世聖世所必誅以傳奉爲學士累聖德不少御史段續陳相又特疏論并及席書帝責學會等對狀下續相詔獄刑部尚書趙鑑亦請置璫萼於理語人曰得俞旨便捶殺之帝責以朋奸亦令對狀璫萼乃復列欺罔十三事力折廷臣及廷臣伏闕哭爭盡繫詔獄予杖死杖下者十餘人貶竄相繼由是璫等勢大張其年九月卒用其議定尊稱帝益眷倚璫萼璫萼益

明史卷一百九十六 列傳 四
侍寵讐廷臣舉朝士大夫咸切齒此數人矣四年冬大禮集議成進詹事兼翰林學士後議世廟神道廟樂武舞及太后謁廟帝率倚璉言而決璉緣飾經文委曲當帝意帝益器之璉急圖柄用爲大學士費宏所抑遂與萼連章攻宏帝亦知其情留宏不卽放五年七月璉以省墓請旣辭朝帝復用爲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給事中杜桐楊言趙廷瑞交章力詆并劾吏部尚書廖紀引用邪人帝怒切責之兩京給事御史解一貫張錄方紀達戴繼先等復交章論不已皆不聽尋進璉左侍郎復與萼攻費宏明年二月興王邦奇獄構陷楊廷和等宏

及石瑤同日罷吏部郎中彭澤以浮躁被斥璉言昔議禮時澤勸臣進大禮或問致招衆忌今諸臣去之將以次去臣等澤乃得留居三日復言臣與舉朝抗四五年舉朝攻臣至百十疏今修大禮全書元惡寒心羣奸側目故要畧方進讒謗繁興使全書告成將誣陷益甚因引疾求退以要帝帝優詔慰留吏部闕尚書推前尚書喬宇楊旦禮部尚書亦缺推侍郎劉龍溫仁和仁和以俸深爭璉言宇旦乃楊廷和黨而仁和亦不宜自薦帝命大臣休致者非奉詔不得推舉宇等遂廢璉積怒廷臣日謀報復會山西巡按馬錄治反賊李福達獄詞連

武定侯郭勛法司讞如錄擬璉讒於帝謂廷臣以議禮故陷勛帝果疑諸臣朋比乃命璉署都察院桂萼署刑部方獻夫署大理覆讞盡反其獄傾諸異己者大臣顏頤壽聶賢以下咸被榜掠錄等坐罪遠竄帝益以爲能獎勞之便殿賚二品服三代封誥京察及言官互糾已黜御史十三人璉掌憲復請考察斥十二人又奏行憲綱七條鉗束巡按御史其年冬遂拜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去釋褐六年耳楊一清爲首輔翟鑾亦在閣帝待之不如璉嘗諭璉朕有密諭毋泄朕與卿帖悉親書璉因引仁宗賜楊士奇等銀章事帝賜璉

五章文曰忠良貞一曰繩愆弼違因并及一清等璉初拜學士諸翰林恥之不與竝列璉深恨及侍讀汪佃講洪範不稱旨帝令補外璉乃請自講讀以下量才外補改官及罷黜者二十二人諸庶吉士皆除部屬及知縣由是翰苑爲空七年正月帝視朝見璉萼班兵部尚書李承勛下意嫌之一清因請加散官乃手敕加二人太子太保璉辭以未建青宮官不當設乃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明倫大典成復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一清再相頗由璉萼力傾心下二人而璉終以壓於一清不獲盡如意遂相齟齬指揮聶能遷

明史卷一百九十六 列傳 六
劾璉璉欲置之死一清擬旨稍輕璉益恨斥一清爲奸人鄙夫一清再疏引退且刺璉隱情帝手敕慰留因極言璉自伐其能恃寵不讓良可歎息璉見帝忽暴其短頗愧沮八年秋給事中孫應奎劾一清萼并及璉其同官王準復劾璉私參將陳璠宜斥璉乞休者再詞多陰詆一清帝乃褒諭璉而給事中陸粲復劾其擅作威福報復恩怨帝大感悟立罷璉頃之其黨霍韜力攻一清微爲璉白璉行抵天津帝命行人齎手敕召還一清遂罷去璉爲首輔帝自排廷議定大禮遂以制作禮樂自任而夏言始用事乃議皇后親蠶議勾龍棄配社稷議

分祭天地議罷太宗配祀議朝日夕月別建東西二郊議祀高禩議文廟設主更從祀諸儒議祧德祖正太祖南向議祈穀議大禘議帝社帝稷奏必下璉議顧帝取獨斷璉言亦不盡入其諫罷太宗配天三四往復卒弗能止也十年二月璉以名嫌御諱請更乃賜名孚敬字茂恭御書四大字賜焉夏言恃帝眷數以事訐孚敬孚敬銜之未有以發納彭澤言構陷行人司正薛侃因侃以害言廷鞫事露旨斥其忤罔御史譚纘端廷赦唐愈賢交章劾之帝諭法司令致仕孚敬乃大慚去未幾遣行人齎敕召之明年三月還朝言已擢禮部尚書益用

事李時翟鑾在閣方獻夫繼入孚敬亦不能專恣如曩時矣八月彗星見東井帝心疑大臣擅政孚敬因求罷都給事中魏良弼詆孚敬奸孚敬言良弼以濫舉京營官奪俸由臣擬旨挾私報復給事中秦鰲劾孚敬強辨飾奸言官論列輒文致其罪擬旨不密引以自歸明示中外若天子權在其掌握帝是鰲言令孚敬自陳狀許之致仕李時請給廩隸敕書不許再請乃得馳傳歸十二年正月帝復思之遣鴻臚齎敕召四月還朝六月彗星復見畢昴間乞避位不許明年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初潞州陳卿亂孚敬主用兵賊竟滅大

同再亂亦主用兵薦劉源清爲總督師久無功其後亂定代王請大臣安輯夏言遂力詆用兵之謬請如王言語多侵孚敬孚敬怒持王疏不行帝諭令與言交好而遣黃綰之大同相機行事孚敬以議不用稱疾乞休疏三上已而子死請益力帝報曰卿無疾疑朕耳孚敬復上奏不引咎且歷詆同議禮之萼獻夫韜綰等帝詰責之乃復起視事帝於文華殿後建九五齋恭默室爲齋居所命輔臣賦詩孚敬及時各爲四首以上已數召見便殿從容議政十四年春得疾帝遣中官賜尊宰而與時言頗及其執拗且不惜人才以叢怨狀又遣中官賜

藥餌手救言古有剪鬚療大臣疾者朕今以己所服者
賜卿孚敬幸得溫諭遂屢疏乞骸骨命行人御醫護歸
有司給廩隸如制明年五月帝復遣錦衣官齋手救視
疾趣其還行至金華疾大作乃歸十八年二月卒帝在
承天聞之傷悼不已孚敬剛明果敢不避嫌怨既遇主
亦時進讜言帝欲坐張延齡反族其家孚敬諍曰延齡
守財虜耳何能反數詰問對如初及秋盡當論孚敬上
疏謂昭聖皇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萬一不食有他
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帝恚責孚敬自古強臣令
主非一若今愛死囚令主矣當悔不從廷和事敬皇帝

耶帝故爲重語惕止孚敬而孚敬意不已以故終昭聖
皇太后世延齡得長繫他若清勛戚莊田罷天下鎮守
內臣先後殆盡皆其力也持身特廉痛惡賊吏一時苞
苴路絕而性狠復報復相尋不護善類欲力破人臣私
黨而已先爲黨魁大禮大獄叢詬沒世顧帝始終眷禮
廷臣卒莫與二嘗稱少師蘿山而不名其卒也禮官請
諡帝取危身奉上之義特諡文忠贈太師時有胡鐸者
字時振餘姚人弘治末進士正德中官福建提學副使
嘉靖初遷湖廣參政累官南京太僕卿鐸與璉同舉於
鄉大禮議起鐸意亦主考獻王與璉合璉要之同署鐸

曰主上天性固不可違天下人情亦不可拂考獻王不
已則宗宗不已則入廟入廟則當有祧以藩封虛號之
帝而奪君臨治世之宗義固不可也入廟則有位將位
於武宗上乎武宗下乎生爲之臣死不得躋於君然魯
嘗躋僖公矣恐異日不乏夏父之徒也璫議遂上旋被
召鐸方服闋赴京璫又要同疏鐸復書謝之且與辨繼
統之義大禮既定鐸又貽書勸召還議禮諸人養和平
之福璫不能從鐸與王守仁同鄉不宗其學與璫同以
考獻王爲是不與同進然其辨繼統謂國統絕而立君
寓立賢之意蓋大謬云

桂萼字子實安仁人正德六年進士除丹徒知縣性剛
使氣屢忤上官調青田不赴用薦起知武康復忤上官
下吏嘉靖初由成安知縣遷南京刑部主事世宗欲尊
崇所生廷臣力持已稱興獻王爲帝妃爲興國太后頒
詔天下二歲矣萼與張璫同官乃以二年十一月上疏
曰臣聞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未聞
廢父子之倫而能事天地主百神者也今禮官失考典
章遏絕陛下純孝之心納陛下於與爲人後之非而滅
武宗之統奪獻帝之宗且使興國太后壓於慈壽太后
禮莫之盡三綱頓廢非常之變也乃自張璫霍韜獻議

論者指爲干進逆箝人口致達禮者不敢駁議切念陛下侍興國太后慨興獻帝弗祀已三年矣拊心出涕不知其幾願速發明詔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皇考別立廟大內正興國太后之禮定稱聖母庶協事天事地之道至朝臣所執不過宋濮議耳按宋范純仁告英宗曰陛下昨受仁宗詔親許爲之子至於封爵悉用皇子故事與入繼之主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別今陛下奉祖訓入繼大統未嘗受孝宗詔爲之子也則陛下非爲人後而爲入繼之主也明甚考興獻帝母興國太后又何疑臣聞非天子不議禮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

臣久欲以請乃者復得席書方獻夫二疏伏望奮然裁斷將臣與二臣疏竝付禮官令臣等面質帝大喜明年正月手批議行三月萳復上疏曰自古帝王相傳統爲重嗣爲輕故高皇帝法前王著兄終弟及之訓陛下承祖宗大統正遵高皇帝制執政乃無故任己私背祖訓其爲不道尚可言哉臣聞道路人言執政窺伺陛下至情不已則加一皇字而已夫陛下之孝其親不在於皇不皇惟在於考不考使考獻帝之心可奪雖加千百字徽稱何益於孝陛下遂終其身爲無父人矣逆倫悖義如此猶可使與斯議哉與璵疏竝上帝益大喜召赴京

明史卷一百九十六 列傳 二
初議禮諸臣無力詆執政者至萼遂斥爲不道且欲不
使議其言恣肆無忌朝士尤疾之召命下衆益駭愕羣
起排擊帝不爲動萼復偕璉論列不已遂召爲翰林學
士卒用其言萼自是受知特深四年春給事中柯維熊
言陛下親君子而君子不容如林俊孫交彭澤之去是
也遠小人而小人尚在如張璉桂萼之用是也且今伏
闕諸臣多死徒而御史王懋郭楠又謫譴竊以爲罰過
重矣萼璉遂求去優詔慰留尋進詹事兼翰林學士議
世廟神道及太后謁廟禮復排廷議希合帝指帝益以
爲賢兩人氣益盛而閣臣抑之不令與諸翰林等兩人

乃連章攻費宏并石瑄齮之去給事中陳洸犯重辟萼
與尚書趙鑑攘臂爭爲南京給事中所劾不問嘗陳時
政請預蠲六年田租更登極初宿弊寬登聞鼓禁約復
塞上開中制懲奸徒阻絕養濟院聽窮民耕城垣隙地
停外吏赴部考滿申聖敬廣聖孝凡數事多議行六年
三月進禮部右侍郎兼官如故時方京察南京言官拾
遺及萼萼上言故輔楊廷和廣植私黨蔽聖聰者六年
今次第斥逐然遺奸在言路昔憲宗初年命科道拾遺
後互相糾劾言路遂清請舉行如制章下吏部侍郎孟
春等言憲宗無此詔萼被論報復無以厭衆心萼言詔

出憲宗文集春欲媚言官宜并按問章下部再議春等言成化中科道有超擢巡撫不稱者憲宗命互劾去者七人非考察拾遺比帝終然萼言趣令速舉給事御史爭之竝奪俸春等乃以御史儲良才等四人名上帝獨黜良才而特旨斥給事中鄭自璧孟奇且令部院再覈復黜給事中余經等四人南京給事中顧溱等數人乃已其年九月改吏部左侍郎是月拜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故事尚書無兼學士者自萼始甫踰月遷吏部尚書賜銀章二曰忠誠靜慎曰繩愆匡違令密封言事與輔臣埒七年正月手敕加太子太保明倫大典成加少

保兼太子太傅萼旣得志日以報怨爲事陳九疇李福達陳洸之獄先後株連彭澤馬錄葉應驄等甚衆或被陷至謫戍廷臣莫不畏其兇威獨疏薦建言獲罪鄧繼曾季本等因事貶謫黃國用劉秉鑑等諸人得量移世亦稍以此賢萼然王守仁之起也萼實薦之已銜其不附已力齟齬及守仁卒極言醜詆奪其世封諸卹典皆不予八年二月命以本官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參機務初萼璫赴召廷臣欲倣先朝馬順故事於左順門捶殺之走武定侯郭勛家以免勛遂與深相結亦蒙帝眷典禁兵久之勛奸狀大露璫霍韜力庇勛萼知帝已惡之

明史卷一百九十六 列傳 三
獨疏其兇暴貪狡數事勛遂獲罪楊一清爲首輔持重
萼璉好紛更且惡其壓已遂不相能給事中孫應奎請
鑒別三臣賢否詆萼最力帝已疑萼令滌宿愆全君臣
終始之義萼乃大懼疏辨且稱疾乞休帝報曰卿行事
須勉徇公議庶不負前日忠萼益懼給事中王準因劾
萼舉私人李夢鶴爲御醫詔下吏部言夢鶴由考選無
私帝終以爲疑命太醫院更考言官知帝意已移給事
中陸燾極論其罪并言夢鶴與萼家人吳從周序班桂
林居間行賄事奏入帝大悟立奪萼官以尚書致仕璉
亦罷政帝復列二人罪狀詔廷臣畧言其自用自恣負

君負國所爲事端昭然衆見而萼尤甚法當寘刑典特
寬貸之遂下夢鶴等法司皆首服無何霍韜兩疏訟萼
言一清與法司構成萼賊罪一清遂去位刑部尚書周
倫調南京郎中員外皆奪職命法司會錦衣鎮撫官再
讞乃言夢鶴等假託行私與萼無與詔削夢鶴林籍從
周論罪萼復散官是時璉已召還史館儒士蔡圻知帝
必復萼疏頌萼功請召之帝乃賜敕令撫按官趣上道
萼未至國子生錢潮等復請趣萼帝怒曰大臣進退豈
麼敢與聞耶并圻下吏明年四月還朝盡復所奪官仍
參機務萼初銳意功名勇任事不恤物議驟被摧抑氣

明史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十四
爲之懼不敢復放恣居位數月屢引疾帝輒優旨慰留
十年正月得請歸卒於家贈太傅諡文襄萼所論奏帝
主心學論皇極論易復卦禮月令及進禹貢圖輿地圖
說皆有裨君德時政性猜狠好排異己以故不爲物論
所容始與璉相得歡甚比同居政府遂至相失世宗帝
方獻夫字叔賢南海人生而孤弱冠舉弘治十八年進
士改庶吉士乞歸養母遂丁母憂正德中授禮部主事
調吏部進員外郎與主事王守仁論學悅之遂請爲弟
子尋謝病歸讀書西樵山中者十年嘉靖改元夏還朝
道聞大禮議未定草疏曰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君子論

事當究名實竊見近日禮官所議有未合乎人情未當
乎名實者一則守禮經之言一則循宋儒之說也臣獨
以爲不然按禮經喪服傳曰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
可也又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統也
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
爲是禮者蓋謂有支子而後可以爲人後未有絕人之
後以爲人後者也今興獻帝止生陛下一人別無支庶
乃使絕其後而後孝宗豈人情哉且爲人後者父嘗立
之爲子子嘗事之爲父故卒而服其服今孝宗嘗有武
宗矣未嘗以陛下爲子陛下於孝宗未嘗服三年之服

是實未嘗後孝宗也而強稱之爲考豈名實哉爲是議者未見其合於禮經之言也又按程頤濮議謂英宗旣以仁宗爲父不當以濮王爲親此非宋儒之說不善實今日之事不同蓋仁宗嘗育英宗於宮中是實爲父子孝宗未嘗育陛下於宮中其不同者一孝宗有武宗爲子矣仁宗未嘗有子也其不同者二濮王別有子可以不絕興獻帝無別子也其不同者三豈得以濮王之事比今日之事哉爲是議者未見其善述宋儒之說也若謂孝宗不可無後故必欲陛下爲子此尤不達於大道者也推孝宗之心所以必欲有後者在不絕祖宗之祀

不失天下社稷之重而已豈必拘拘父子之稱而後爲有後哉孝宗有武宗武宗有陛下是不絕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矣是實爲有後也且武宗君天下十有六年不忍孝宗之無後獨忍武宗之無後乎此尤不通之說也夫興獻帝當父也而不得父孝宗不當父也而強稱爲父武宗當繼也而不得繼是一舉而三失焉臣未見其可也且天下未嘗有無父之國也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今使陛下舍其父而有天下陛下何以爲心哉臣知陛下純孝之心寧不有天下決不忍不父其父也說者又謂興獻帝不當稱帝此尤不達於大道者

也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周公追王太王王季子思以爲達孝豈有子爲天子父不得稱帝者乎今日之事臣嘗爲之說曰陛下之繼三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興獻之異羣廟在稱帝而不稱宗夫帝王之體與士庶不同繼統者天下之公三王之道也繼嗣者一人之私後世之事也興獻之得稱帝者以陛下爲天子也不得稱宗者以實未嘗在位也伏乞宣示朝臣復稱孝宗曰皇伯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之夫然後合於人情當乎名實非唯得先王制禮之意抑亦遂陛下純孝之心矣疏具見廷臣方觝排異議懼不敢上爲桂萼所見與

席書疏竝表上之帝大喜立下廷議廷臣遂日獻夫爲奸邪至不與往還獻夫乃杜門乞假旣不得請則進大禮上下二論其說益詳時已召張璠桂萼於南京至卽用爲翰林學士而用獻夫爲侍講學士攻者四起獻夫亦力辭帝卒用諸人議定大禮由是荷帝眷與璠萼埒四年冬進少詹事獻夫終不自安謝病歸六年召修明倫大典獻夫與霍韜同里以議禮相親善又同赴召乃合疏言自古力主爲後之議者宋莫甚於司馬光漢莫甚於王莽主濮議者光爲首呂誨范純仁呂大防附之而光之說惑人最甚主哀帝議者莽爲首師丹甄邯劉

歆附之而莽之說流毒最深宋儒祖述王莽之說以惑萬世誤後學臣等謹按漢書魏志宋史畧采王莽師丹甄邯之奏與其事始末及魏明帝之詔濮園之議論正以附其後乞付纂修官參互考訂俾天下臣子知爲後之議實起於莽宋儒之論實出於莽下洗羣疑上彰聖孝詔下其書於史館還朝未幾命署大理寺事與璉萼覆讞李福達獄萼等議馬錄重辟獻夫力爭得減死其年九月拜禮部右侍郎仍兼學士直經筵日講尋代萼爲吏部左侍郎復代爲禮部尚書明倫大典成加太子太保獻夫視璉萼性寬平遇事亦間有執持不盡與附

會萼反陳洸獄請盡逮問官葉應驄等以獻夫言多免逮思恩田州比歲亂獻夫請專任王守仁而罷鎮守中官鄭潤總兵官朱騏帝乃召潤騏還思田旣平守仁議築城建邑萼痛詆之獻夫歷陳其功狀築城得毋止璉萼與楊一清構獻夫因災異進和衷之說且請收召謫戍削籍余寬馬明衡輩而倍取進士之數帝優詔答之寬等卒不用獻夫以尼僧道姑傷風化請勒令改嫁帝從之又因霍韜言盡汰僧道無牒毀寺觀私創者帝欲殺陳后喪獻夫引禮固爭尋復代萼爲吏部尚書璉璉罷政詔吏部核兩人私黨獻夫言陸粲等所劾百十人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一 列傳 六十一
誣者不少昔攻璉萼者以爲黨而去之今附璉萼者又以爲黨而去之縉紳之禍何時已乃奏留黃綰等二十三人而黜儲良才等十二人良才者初爲御史以考察黜上疏詆楊廷和指吏部侍郎孟春等爲奸黨萼因請復其職至是斥去時論快之安昌伯錢維圻卒庶兄維垣請嗣爵獻夫言外戚之封不當世及歷引漢唐宋事爲證帝善其言下廷議外戚遂永絕世封璉萼旣召還羽林指揮劉永昌劾都督桂勇語侵萼及兵部尚書李承勛又劾御史廖自顯自顯坐逮已又訐兵部郎中盧襄等獻夫請按治永昌毋令奸人以蜚語中善類帝不

從獻夫遂求退帝亦不允給事中孫應奎劾獻夫私其親故大理少卿洗光太常卿彭澤帝不聽都給事中夏言亦劾獻夫壞選法徒張璉所惡浙江參政黃卿於陝西而用璉所愛党以平代邪回之彭澤踰等躡遷太常及他所私昵皆有迹疑獻夫交通賄賂疏入帝令卿等還故官獻夫及璉疏辨因引退帝重違二人意復令卿等如前擬頃之給事中薛甲言劉永昌以武夫劾冢宰張瀾以軍餘劾勛臣下凌上替不知所止願存廉遠堂高之義俾小人不得肆攻許章下吏部獻夫等請從甲言敕都察院嚴禁吏民毋得譸張亂政并飭兩京給事

御史及天下撫按官論事先大體毋責小疵當是時帝
方欲廣耳目周知百僚情僞得獻夫議不懌報罷於是
給事中饒秀劾甲阿附自劉永昌後言官未聞議大臣
獨夏言孫應奎趙漢議及璵獻夫耳漢已蒙詰譴言應
奎所奏皆用人行政之失甲乃指爲毛舉細故而頌大
臣不已貪縱如郭勛亦不欲人言必使大臣橫行羣臣
緘口萬一有逆人廁其間奈何奏入帝心善其言下吏
部再議甲具疏自明帝惡其不俟部奏命削二官出之
外部謂甲已處分不復更議帝責令置對停獻夫俸一
月郎官倍之獻夫不自得兩疏引疾帝卽報允然猶虛

位以俟十年秋有詔召還獻夫疏辭舉梁材汪鉉王廷
相自代帝手詔褒答遣行人蔡襲趣之襲及門獻夫潛
入西樵以疾辭旣而使命再至云將別用乃就道明年
五月至京命以故官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輔政初賜
獻夫銀章曰忠誠直諫令有事密封奏聞獻夫歸上之
朝至是復賜如故吏部尚書王瓊卒命獻夫掌之獻夫
家居引體自尊監司謁見輒稱疾不報家人姻黨橫於
郡中鄉人屢訐告僉事龔大稔聽之獻夫還朝囑大稔
會大稔坐事落職疑獻夫爲之遂上疏列其不法數事
詞連霍韜獻夫疏辨帝方眷獻夫大稔遂被逮削籍十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九十一 魏忠賢 傳 三
月彗見東井御史馮恩詆獻夫兇奸肆巧辨播弄威福將不利於國家故獻夫掌吏部而彗見帝怒下之獄獻夫亦引疾乞休優詔不允獻夫飾恬退名連被劾中惡雖執大政氣厭厭不振獨帝欲殺張延齡常力爭而其時桂萼已前卒張璫最寵罷相者屢矣霍韜黃宗明言事大不當輒下之吏獻夫見帝恩威不測居職三歲三疏引疾帝優詔許之令乘傳予道里費家居十年卒先已加柱國少保乃贈太保諡文襄獻夫緣議禮驟貴與璫萼共事持論頗平恕故人不甚惡之
夏言字公謹貴溪人父鼎臨清知州言舉正德十二年

進士授行人擢兵科給事中性警敏善屬文及居言路謇諤自負世宗嗣位疏言正德以來壅蔽已極今陛下維新庶政請日視朝後御文華殿閱章疏召閣臣面決或事關大利害則下廷臣集議不宜謀及褻近徑發中旨聖意所予奪亦必下內閣議而後行絕壅蔽矯詐之弊帝嘉納之奉詔偕御史鄭本公主事汪文盛覈親軍及京衛冗員汰三千二百人復條九事以上輦下爲肅清嘉靖初偕御史樊繼祖等出按莊田悉奪還民產劾中官趙霖建昌侯張延齡疏凡七上請改後宮負郭莊田爲親蠶厥公桑園一切禁戚里求請及河南山東奸

人獻民田王府者救被逮永平知府郭九臯莊奉夫人弟邢福海肅奉夫人弟顧福傳旨授錦衣世千戶言力爭不可諸疏率諤諤爲人傳誦屢遷兵科都給事中勘青羊山平賊功罪論奏悉當副使牛鸞獲賊中交通名籍言請毀之以安衆心孝宗朝令吏兵二部每季具兩京大臣及在外文武方面官履歷進御正德後漸廢以言請復之七年調吏科當是時帝銳意禮文事以天地合祀非禮欲分建二郊并日月而四大學士張孚敬不敢決帝卜之太祖亦不吉議且寢會言上疏請帝親耕南郊后親蠶北郊爲天下倡帝以南北郊之說與分建

二郊合令孚敬諭旨言乃請分祀天地廷臣持不可孚敬亦難之詹事霍韜詆尤力帝大怒下韜獄降璽書獎言賜四品服俸卒從其請又贊成二郊配饗議語詳禮志言自是大蒙帝眷郊壇工興卽命言監之延綏饑言薦僉都御史李如圭爲巡撫吏部推代如圭者帝不用再推及言御史熊爵謂言出如圭爲己地至比之張綏帝切責爵令言毋辨而言不平訐爵且辭新命帝乃止孚敬頤指百寮無敢與抗者言自以受帝知獨不爲下孚敬乃大害言寵言亦怨孚敬驟用彭澤爲太常卿不右已兩人遂有隙言抗疏劾孚敬及吏部尚書方獻夫

明史卷一百九十六 列傳 三
孚敬獻夫皆疏辨求去帝顧諸人厚爲兩解之言旣顯與孚敬獻夫韜爲難益以強直厚自結帝欲輯郊禮爲成書擢言侍讀學士充纂修官直經筵日講仍兼吏科都給事中言又贊帝更定文廟祀典及大禘禮帝益喜十年三月遂擢少詹事兼翰林學士掌院事直講如故言眉目疎朗美鬚髯音吐弘暢不操鄉音每進講帝必目屬欲大用之孚敬忌彌甚遂與彭澤構薛侃獄下言法司已帝覺孚敬曲乃罷孚敬而釋言八月四郊工成進言禮部左侍郎仍掌院事踰月代李時爲本部尚書去諫官未浹歲拜六卿前此未有也時士大夫猶惡孚

敬恃言抗之言旣以開敏結帝知又折節下士御史喻希禮石金請宥大禮大獄得罪諸臣帝大怒令言劾言謂希禮金無他腸請帝寬恕帝責言對狀逮三人詔獄遠竄之言引罪乃已以是大得公卿間聲帝制作禮樂多言爲尚書時所議閣臣李時翟鑾取充位帝每作詩輒賜言悉酬和勒石以進帝益喜奏對應制倚待立辦數召見諮政事善窺帝旨有所傳會賜銀章一俾密封言事文曰學博才優先後賜繡蟒飛魚麒麟服玉帶兼金上尊珍饌時物無虛月孚敬獻夫復相繼入輔知帝眷言厚亦不敢與較已而皆謝事議禮諸人獨霍韜在

讎言不置十五年以順天府尹劉淑相事韜言相攻訐韜卒不勝事詳韜傳中言由是氣遂驕郎中張元孝李遂與小忤卽奏謫之皇子生帝賜言甚渥初加太子太保進少傅兼太子太傅閏十二月遂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參機務扈蹕謁陵還至沙河言庖中火延郭勛李時帳帝付言疏六亦焚言當獨引罪與勛等合謝被譙責焉時李時爲首輔政多自言出顧鼎臣入恃先達且年長頗欲有所可否言意不悅鼎臣遂不敢與爭其冬時卒言爲首輔十八年以祇薦皇天上帝冊表加少師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明世人臣無加上柱國者言所自

擬也武定侯郭勛得幸害言寵而禮部尚書嚴嵩亦心妒言言與嵩扈蹕承天帝謁顯陵畢嵩再請表賀言乞俟還京帝報罷意大不懌嵩知帝指固以請帝乃曰禮樂自天子出可也令表賀帝自是不悅言帝幸大峪山言進居守敕稍遲帝責讓言懼請罪帝大怒曰言自卑官因孚敬議郊禮進乃怠慢不恭進密疏不用賜章其悉還累所降手敕言益懼疏謝請免追銀章手敕爲子孫百世榮詞甚哀帝怒不解疑言毀損令禮部追取削少師勳階以少保尚書大學士致仕言乃以手敕四百餘并銀章上之居數日怒解命止行復以少傅太子太

傳入直言疏謝帝悅諭令勵初忠秉公持正免衆怨言
心知所云衆怨者郭勛輩也再疏謝謂自處不敢後他
人一志孤立爲衆所忌帝復不悅詰責之惶恐謝乃已
未幾雷震奉天殿召言及鼎臣不時至帝復詰讓令禮
部劾之言等請罪帝復讓言傲慢并責鼎臣已乃還所
追銀章御書陝西奏捷復少師太子太師進吏部尚書
華蓋殿江淮賊平璽書獎勵賜金幣兼支大學士俸鼎
臣已歿翟鑾再入恂恂若屬吏然不敢少齟齬而霍韜
入掌詹事府數修怨以郭勛與言有隙結令助已三人
日相構旣而韜死言勛交惡自若九廟災言方以疾在

告乞罷不允昭聖太后崩詔問太子服制言報疏有譌
字帝切責言言謝罪且乞還家治疾帝益怒令以少保
尚書大學士致仕言始聞帝怒已上御邊十四策冀以
解帝曰言旣蘊忠謀何堅自愛負朕眷倚姑不問初言
撰青詞及他文最當帝意言罷獨翟鑾在非帝所急也
及將出都詣西苑齋宮叩首謝帝聞而憐之特賜酒饌
俾還私第治疾俟後命會郭勛以言官重劾亦引疾在
告京山侯崔元新有寵直內苑忌勛帝從容問元言勛
皆朕股肱相妒何也元不對帝問言歸何時曰俟聖誕
後始敢請又問勛何疾曰勛無疾言歸卽出耳帝領之

言官知帝眷言惡勛因共劾勛勛辨語諄謾帝怒削勛同事王廷相籍給事中高時者言所厚也盡發勛貪縱不法十數事遂下勛獄復言少傅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疾愈入直言雖在告閣事多取裁治勛獄悉其指授二十一年春一品九年滿遣中使賜銀幣寶鈔羊酒內饌盡復其官階壘書獎美賜宴禮部尚書侍郎都御史陪侍當是時帝雖優禮言然恩眷不及初矣慈慶慈寧兩宮宴駕勛嘗請改其一居太子言不可合帝意至是帝猝問太子當何居言忘前語念興作費煩對如勛指帝不悅又疑言官劾勛出言意及建大享

殿命中官高忠監視言不進敕橐入直西苑諸臣帝皆令乘馬又賜香葉束髮巾用皮帛爲履言謂非人臣法服不受又獨乘腰輿帝積數憾欲去言而嚴嵩因得間之嵩與言同鄉稱先達事言甚謹言入閣援嵩自代以門客畜之嵩心恨甚言旣失帝意嵩日以柔佞寵言懼斥呼嵩與謀嵩則已潛造陶仲文第謀齮言代其位言知甚愠諷言官屢劾嵩帝方憐嵩不聽也兩人遂大郤六月嵩燕見頓首雨泣愬言見凌狀帝使悉陳言罪嵩因振暴其短帝大怒手敕禮部歷數言罪且曰郭勛已下獄猶千羅百織言官爲朝廷耳目專聽言主使朕不

早朝言亦不入閣軍國重事取裁私家王言要密視等戲玩言官不一言徒欺謗君上致神鬼怒雨甚傷禾言大懼請罪居十餘日獻帝諱辰猶召入拜候直西苑言因謝恩乞骸骨語極哀疏留八日會七月朔日食既下手詔曰日食過分正坐下慢上之咎其落言職閒住帝又自引三失布告天下御史喬佑給事中沈良才等皆具疏論言且請罪帝大怒貶黜十三人高時以劾助故獨謫遠邊於是嚴嵩遂代言入閣言久貴用事家富厚服用豪侈多通問遺久之不召監司府縣吏亦稍慢易之悒悒不樂遇元旦聖壽必上表賀稱草土臣帝亦漸

憐之復尚書大學士至三十四年帝微覺嵩貪恣復思言遣官齎敕召還盡復少師諸官階亦加嵩少師若與言並者言至直陵嵩出其上凡所批答畧不顧嵩嵩噤不敢吐一語所引用私人言斥逐之亦不敢救銜次骨海內士大夫方怨嵩貪忮謂言能壓嵩制其命深以爲快而言以廢棄久務張權文選郎高簡之戍唐龍許成名崔桐王用賓黃佐之罷王杲王暉孫繼魯之獄皆言主之貴州巡撫王學益山東巡撫何鰲爲言官論劾輒擬旨逮訊龍故與嵩善暉事牽世蕃其他所譴逐不盡當朝士仄目最後御史陳其學以鹽法事劾崔元及錦

衣都督陸炳言擬旨令陳狀皆造言請死炳長跪乃得解三人與嵩比而構言言未之悟也帝數使小內監詣言所言負氣岸奴視之嵩必延坐親納金錢袖中以故日譽嵩而短言言進青詞往往失帝旨嵩聞益精治其事未幾河套議起言故慷慨以經濟自許思建立不世功因陝西總督曾銑請復河套贊決之嵩與元炳媒孽其間竟以此敗江都人蘇綱者言繼妻父也雅與銑善銑方請復河套綱亟稱於言言倚銑可辦密疏薦之謂羣臣無如銑忠者帝令言擬旨優獎之者再銑喜益銳意出師帝忽降旨詰責語甚厲嵩揣知帝意遂力言河

套不可復語侵言言始大懼謝罪且言嵩未嘗異議今乃盡諉於臣帝責言強君脅衆嵩復騰疏攻言言亦力辨而帝已入嵩譖怒不可解二十七年正月盡奪言官階以尚書致仕猶無意殺之也會有蜚語聞禁中謂言去時怨謗嵩復代仇鸞草奏訐言納銑金交關爲奸利事連蘇綱遂下銑綱詔獄嵩與元炳謀坐銑交結近侍律斬綱戍邊遣官校逮言言抵通州聞銑所坐大驚墮車曰噫吾死矣再疏訟寃言鸞方就逮上降諭不兩日鸞何以知上語又何知嵩疏而附麗若此蓋嵩與崔元輩詐爲之以傾臣嵩靜言庸違似共工謙恭下士似王

莽奸巧弄權父子專政似司馬懿在內諸臣受其牢籠知有嵩不知有陛下在外諸臣受其箝制亦知有嵩不知有陛下臣生死係嵩掌握惟歸命聖慈曲賜保全帝不省獄成刑部尚書喻茂堅左都御史屠僑等當言死援議貴議能條以上帝不從切責茂堅等奪其俸猶及言前不戴香冠事其年十月竟棄言市妻蘇流廣西從子主事克承從孫尚寶承朝慶削籍爲民言死時年六十有七言豪邁有俊才縱橫辨博人莫能屈旣受特眷揣帝意不欲臣下黨比遂日與諸議禮貴人抗帝以爲不黨遇益厚然卒爲嚴嵩所擠言死嵩禍及天下久乃多惜言者而言所推轂徐階後卒能去嵩爲名相隆慶初其家上書白寃狀詔復其官賜祭葬諡文愍言始無子妾有身妻忌而嫁之生一子言死妻逆之歸貌甚類言且得官矣忽病死言竟無後

贊曰璵萼獻夫議尊典獻帝本人子至情故其說易入原其初議未嘗不準情禮之中乃至遭時得君動引議禮自固務快恩讎於是知其建議之心非有惓惓忠愛之實欲引其君於當道也言所奏定典禮亦多可採而志驕氣溢卒爲嵩所擠究觀諸人立身本末與所言是非固兩不相掩云

明史卷一百九十六終

志譎廉益卒為嵩沮澹矣賻諸人立良本末與沮言景
之實將臣其甚於當道也言沮奏宗典斷亦冬正終而
甄自固終判以歸外是朕其數藉之心非有制制忠愛
泉其成籍未嘗不學制斷之中以至數制其成惟其籍
贊曰與孽熾夫籍與與熾帝本人于至制其籍其人
言且爵官矣必錄其言竟無矣

于妾亦良妻忌而殺之坐一于言其妻愛之歸其其
亦其案上書白其非時其官顯發其籍文恐言故無
委辭言者而言也其籍與與卒詣去書為各其制與

明史卷一百九十七

本而總覽官總纂務經筵講官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聖訓巡察不詳慎如與大臣國書

也冀席人書涕春篆子與瑕問瓜豎

大鑑熊異浹警匪匪雲南為以黃宗明吏當之此何豎

田賀黃未縮陸小澄言事滿皆未更文友官書制各器

席書字文同遂寧人弘治三年進士授郟城知縣入為

工部主事移戶部進員外郎十六年雲南晝晦地震命

侍郎樊瑩巡視奏黜監司以下三百餘人書上疏言災

異係朝廷不係雲南如人元氣內損然後瘡瘍發四肢

明史卷一百九十一 列傳一
朝廷元氣也雲南四肢也豈可舍致毒之源專治四肢之末今內府供應數倍往年冗食官數千投充校尉數萬齋醮寺觀無停日織造頻煩賞賚踰度皇親奪民田宦官增遣不已大獄據招詞不敢辯刑官亦不敢伸大臣賢者未起用小臣言事謫者未復文武官傳陞名器大濫災異之警偶泄雲南欲以遠方外吏當之此何理也漢遣八使巡行天下張綱獨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今樊瑩職巡察不能劾戚畹大臣獨考黜雲南官吏舍本而治末乞陛下以臣所言弊政一切釐革他大害當祛大政當舉者悉令所司條奏而興革之時不能用武

宗時歷河南僉事貴州提學副使時王守仁謫龍場驛丞書擇州縣子弟延守仁教之士始知學屢遷福建左布政使寧王宸濠反急募兵二萬討之至則賊已平乃返尋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中官李鎮張暘假進貢及御鹽名斂財十餘萬書疏發之嘉靖元年改南京兵部右侍郎江南北大饑奉命振江北令州縣十里一厰煮糜哺之全活無算初書在湖廣見中朝議大禮未定揣帝向張璉霍韜獻議言昔宋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出爲人後今上以興獻王長子入承大統英宗入嗣在袞衣臨御之時今上入繼在宮車晏駕之後議者以陛

下繼統武宗仍爲興獻帝之子別立廟祀張璫霍韜之
議未爲非也然尊無二帝陛下於武宗親則兄弟分則
君臣旣奉孝宗爲宗廟主可復有他稱乎宜稱曰皇考
興獻王此萬世不刊之典禮臣三四執奏未爲失也然
禮本人情陛下尊爲天子慈聖設無尊稱可乎故尊所
生曰帝后上慰慈闈此情之不能已也爲今日議宜定
號曰皇考興獻帝別立廟大內歲時祀太廟畢仍祭以
天子之禮似或一道也蓋別以廟祀則大統正而昭穆
不紊隆以殊稱則至愛篤而本支不淪尊尊親親並行
不悖至慈聖宜稱皇母某后不可以興獻加之獻諡也

豈宜加於今日議旣具會中朝競詆張璫爲邪說書懼
不敢上而密以示桂萼萼然其議三年正月萼具疏并
上之帝大喜趣召入對無何詔改稱獻帝爲本生皇考
遂寢召命會禮部尚書汪俊以爭建廟去位特旨用書
代之故事禮部長貳率用翰林官是時廷臣排異議益
力書進又不由廷推因交章詆書至訾其振荒無狀多
侵漁書亦屢辭新命并錄上大禮考議且乞遣官勘振
荒狀帝爲遣司禮中官戶刑二部侍郎錦衣指揮往勘
而趣書入朝益急比至德州則廷臣已伏闕哭爭盡繫
詔獄書馳疏言議禮之家名爲聚訟兩議相持必有一

是陛下擇其是者而非者不必深較乞宥其愆失俾獲自新不允其年八月入朝帝慰勞有加踰月乃會廷臣大議上奏曰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自夏歷漢三千年未有立從子爲皇子者也漢成帝以私意立定陶王始壞三代傳統之禮宋仁宗立濮王子英宗卽位始終不稱濮王爲伯今陛下生於孝宗崩後二年乃不繼武宗大統超越十有六年上考孝宗天倫大義固已乖悖又未嘗立爲皇子與漢宋不同自古天子無大宗小宗亦無所生所後禮經所載乃大夫士之禮不可語於帝王伯父子姪皆天經地義不可改易今以伯爲父

以父爲叔倫理易常是爲大變夫得三代傳統之義遠出漢唐繼嗣之私者莫若祖訓祖訓曰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則嗣位者實繼統非繼嗣也伯自宜稱皇伯考父自宜稱皇考兄自宜稱皇兄今陛下於獻帝章聖已去本生之稱復下臣等大議臣書臣摠臣萼臣獻夫及文武諸臣皆議曰世無二道人無二本孝宗皇帝伯也宜稱皇伯考昭聖皇太后伯母也宜稱皇伯母獻皇帝父也宜稱皇考章聖皇太后母也宜稱聖母武宗仍稱皇兄莊肅皇后宜稱皇嫂尤願陛下仰遵孝宗仁聖之德念昭聖擁翊之功孝敬益隆始終無間大倫大統

兩有歸矣奉神主而別立禰室於至親不廢隆尊號而不入太廟於正統無干尊親兩不悖矣一遵祖訓允合聖經復三代數千年未明之典禮洗漢宋悖經違禮之陋習非聖人其孰能之議上詔布告天下尊稱遂定帝既加隆所生中外獻諛希恩者紛然遷至錦衣百戶隨全光祿錄事錢子勛既以罪褫希旨請遷獻帝顯陵梓宮北葬天壽山工部尚書趙璜等斥其謬帝復下廷議書乃會廷臣上言顯陵先帝體魄所藏不可輕動昔高皇帝不遷祖陵文皇帝不遷孝陵全等諂諛小人妄論山陵宜下法司按問帝報曰先帝陵寢在遠朕朝夕思

望不勝哀痛其再詳議以聞書復集衆議極言不可乃已書以大禮告成宜有以答天下望乃條新政十二事以獻帝優旨報焉大同軍變殺巡撫張文錦燬總兵官江桓印而出故帥朱振於獄令代桓帝因而命之諭禮部鑄新印書持不可請討之與政府忤時執政者費宏石瑄賈詠書心弗善也乃力薦楊一清王守仁入閣且曰今諸大臣皆中材無足與計天下事定亂濟時非守仁不可帝曰書爲大臣當抒猷畧共濟時艱何以中材自諉守仁迄不獲柄用四年光祿寺丞何淵請建世室祀獻皇帝於太廟帝命禮官集議書等上議王制天子

七廟三昭三穆周以文武有大功德乃立世室與后稷廟皆百世不遷我太祖立四親廟德祖居北後改同堂異室議祧則以太祖擬文世室太宗擬武世室今獻皇帝以藩王追崇帝號何淵乃欲比之太祖太宗立世室於太廟甚無據不報頃之張璉特奏上力言不可書亦三疏如璉議帝遣中官卽其家諭之書復密疏切諫帝不悅責以畏衆飾奸乃議別立禰廟而世室之議竟寢五年秋章聖太后將謁世廟禮官議不合書以目告在告上言母后謁廟事出初聞禮官實無所據惟聖明裁酌且世廟旣成宜有肆赦之典請盡還議禮遣戍諸臣

所謂合萬國之歡心以祀先王此天子大孝也報聞書以議禮受帝知倚爲親臣初進大禮集議加太子太保尋以獻帝實錄成進少保眷顧隆異雖諸輔臣莫敢望而書得疾不能視事屢疏乞休舉羅欽順自代帝輒慰留不允其後疾篤請益力詔加武英殿大學士賜第京師支俸如故甫聞命而卒贈太傅諡文襄任命子尚寶丞異數也書遇事敢爲性頗偏愎初長沙人李鑑爲盜知府宋卿論之死書方巡撫湖廣發卿贓私因劾卿故入鑑罪帝遣大臣按不如書言而書時已得幸乃命逮鑑入京再訊書遂言臣以議禮犯衆怒故刑官率右卿

而重鑑罪請敕法司辨雪及法司讞上無異詞帝重違書意特減鑑死遣戍其他庇陳洸排費宏率恣行私意爲時論所斥弟春篆春由庶吉士授御史巡雲南以兄爲都御史改翰林檢討預修武宗實錄成當進秩內閣費宏以春由他官入與檢討劉夔並擬按察僉事夔亦故御史以避兄侍郎龍改授者也書大怒疏言故事無纂修書成出爲外任者帝以書故留春擢修撰而夔亦留擢編修書由是怨宏數詆譏及書卒帝念其議禮功累進春翰林學士嘉靖十二年由禮部右侍郎改吏部詔舉堪翰林者春欲召還故翰林楊惟聰陳沂尚書汪

鉉不可遂有隙後鉉有所推舉不與春議春怒詬鉉鉉訐春前附楊廷和排議禮諸臣遂落職卒於家篆爲戶科給事中黔國公沐崑劾按察使沈恩等篆與同官李長私語崑奏多誣長卽劾崑武宗責長誣重臣下詔獄詞連篆并繫治謫外篆得夷陵判官世宗嗣位復故官未上卒子祭贈光祿少卿

霍韜字渭先南海人舉正德九年會試第一謁歸成婚讀書西樵山經史淹洽世宗踐阼除職方主事楊廷和方柄政韜上言閣臣職參機務今止票擬而裁決歸近習輔臣失參贊之權近習起干政之漸自今章奏請召

大臣面決施行講官臺諫班列左右衆議而公駁之宰相得取善之名內臣免招權之謗因言錦衣不當典刑獄東廠不當預朝議撫按兵備官不當以軍功授秩廢興府護衛軍不當盡取入京概授官職御史謝源伍希儒赴難有功不當罷黜平逆藩功自安慶南昌外不當濫叙帝嘉納之及大禮議起禮部尚書毛澄力持考孝宗韜私爲大禮議駁之澄貽書相質難韜三上書極辨其非已知澄意不可回其年十月上疏曰按廷議謂陛下宜以孝宗爲父與獻王爲叔別擇崇仁王子爲獻王後考之古禮則不合質之聖賢之道則不通揆之今日

之事體則不順考儀禮喪服章云斬衰爲所後者又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是於所後者蓋無稱爲父母之說而於本生父母又無改稱伯叔父母之云也漢儒不明其義謬爲邪說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果如其言則漢宣帝當爲昭帝後矣然昭帝從祖也宣帝從孫也孫將謂祖爲父可乎唐宣宗當爲武宗後矣然武宗姪也宣宗叔也叔反謂姪爲父可乎吳諸樊兄弟四人以國相授受蓋迭相爲後矣是兄弟自具高曾祖考也而可乎故曰考之古禮則不合也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所得私也宋人之告其君曰仁宗於宗室中特簡聖明

授以大業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富有四海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之德蓋謂仁宗以天下授英宗宜舍本生父母而以仁宗爲父母也臣以聖賢之道觀之孟子言舜爲天子瞽瞍殺人臯陶執之舜則竊負而逃是父母重而天下輕也若宋儒之說則天下重而父母輕矣故曰求之聖賢之道則不通也武宗嗣孝宗歷十有六年孝宗非無嗣也今強欲陛下重爲孝宗之嗣何爲也哉夫陛下爲孝宗子矣誰爲武宗子乎孝宗有兩嗣子矣武宗獨無嗣子可乎臣子於君父一也旣不忍孝宗之無嗣獨忍武宗之無嗣乎若曰武宗以兄固得享弟之祀

則孝宗以伯獨不得享姪之祀乎旣可越武宗直繼孝宗矣獨不可并越孝宗直繼憲宗乎武宗無嗣無可如何矣孝宗有嗣復強繼其嗣而絕與獻之嗣是於孝宗無所益而於與獻不大有損乎故曰揆之今日之事體則不順也然臣下之爲此議也其故有三曰前代故事之拘也曰不忘孝宗之德也曰避迎合之嫌也今陛下旣考孝宗矣尊與獻王以帝號矣則將如斯而已乎臣竊謂帝王之相繼也繼其統而已矣固不屑屑於父子之稱也惟繼其統則不惟孝宗之統不絕卽武宗之統亦不絕矣然則如之何而可乎惟陛下於與獻王得正

父子之稱以不絕天性之恩於國母之迎得正天子之母之禮復於昭聖太后武宗皇后處之有其道事之盡其誠則於尊尊親親兩不悖矣帝得疏喜甚迫羣議不遽行而朝士咸指目韜爲邪說韜意不自得尋謝病歸嘉靖三年帝議尊崇所生益急兩詔召韜韜辭疾不赴馳疏言今日大禮之議兩端而已曰崇正統之大義也曰正天倫之大經也徒尊正統其弊至於利天下而棄父母徒重天倫其弊至於小加大而卑踰尊故臣謂陛下宜稱孝宗曰皇伯考獻帝曰皇考此天倫之當辨者也尊崇之議則姑在所緩此大統之當崇者也乃廷議

欲陛下上考孝宗又兼考獻帝此漢人兩統之失也本原旣差則愈議愈失臣之愚慮則願陛下預防未然之失毋重將來之悔而已始陛下尊昭聖皇太后爲母雖於禮未合然宮闈之內亦旣相安今一旦改稱大非人情所堪願陛下以臣等建議之情上啟皇太后必中心悅豫無疑貳之隙萬一未喻亦得歸罪臣等加賜誅斥然後委曲申請務得其歡心陛下朝夕所以承迎其意慰釋其憂者亦無所不用其極庶名分正而嫌隙消天下萬世無所非議此臣愚慮者一也昭聖之嫡嗣武宗一人而已武宗無嗣莊肅皇后之屬望已矣臣謂陛下

之事昭聖禮秩雖極尊崇然其勢日輕陛下之事聖母尊稱雖或未至然其勢日重故今日廷臣惓惓以尊大統母昭聖爲請者蓋預防陛下將來之失而追報孝宗之職分也臣嘗伏讀明詔正統大義不敢有違知陛下尊昭聖敬莊肅此心可上質天地下信士庶矣但恐左右之人不達聖意妄生疑問或以彌文小節遂構兩宮之隙此不可不早慮而預防之也願陛下以臣等建議之情上啟聖母曰昭聖皇太后實大統嫡宗至尊無對伏願聖母時自謙抑示尊敬至意莊肅皇后母儀天下十六年聖母接見之儀不可輕忽凡正旦賀壽聖母每

致謙讓不敢受納之意俾宮闈大權一歸昭聖而聖母若無與焉則天下萬世稱頌懿德與天無極萬一聖母意猶未喻亦得歸罪臣等加賜誅斥然後委曲申請務得允從庶宗統正而嫌隙消天下萬世無所非議此臣愚慮者二也帝深嘉其忠義趣令趨朝明年擢少詹事兼侍講學士韜固辭且請令六部長貳翰林給事御史俱調外任練政體監司守令政績卓異卽擢卿丞有文學者擢翰林舉貢入仕皆得擢翰林陞部院不宜困資格帝不允辭趣令赴職下其奏於有司悉格不用六年還朝命直經筵日講韜自以南音力辭日講請撰古今

政要及詩書直解以進帝褒許之其年九月遷詹事兼翰林學士韜復固辭言自楊榮楊士奇楊溥以及李東陽楊廷和顓權植黨籠翰林爲屬官中書爲門吏故翰林遷擢不由吏部而中書至有進秩尚書者臣嘗建議謂翰林去留盡屬吏部庶不陰倚內閣爲腹心內閣亦不陰結翰林爲羽翼且欲京官補外以均勞逸議未卽行躬自蹈之而又躡居學士徐縉上何媿如之帝優詔不允明年四月進禮部右侍郎韜力辭且舉康海王九思李夢陽魏校顏木王廷陳何瑋自代帝不允再辭乃允之六月大禮成超拜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韜因言

翰林院修書遷官日講廕子及巡撫子弟廕武職之非而以爲已不能力挽不可隨衆趨且稱給事中陳洸寃薦監生陳雲章才可用帝優詔褒答不允辭韜復奏曰今異議者謂陛下特欲尊崇皇考遂以官爵餌其臣臣等二三臣苟圖官爵遂阿順陛下之意臣嘗自慨若得禮定決不受官俾天下萬世知議禮者非利官也苟疑議禮者爲利官則所議雖是彼猶以爲非何以塞天下口因固辭不拜帝猶不允三辭乃允之韜先後薦王守仁王瓊諸人帝皆納用嘗因災異陳時弊十餘事多議行張璉桂萼之罷政也韜謂言官陸粲等受楊一清指

使兩疏力攻一清奪其職而璵萼召還帝從夏言議將分祀天地建二郊韜極言其非帝不悅責韜罔上自恣言亦疏辨力詆韜韜素護前自遂見帝怒不敢辨乃遺言書痛詆之復錄其書送法司言怒疏陳其狀且劾韜無君七罪并以其書進呈帝大怒責韜謗訕君上醜正懷邪遂下都察院獄韜從獄中上書祈哀璵亦再申救帝皆不納南京御史鄧文憲言宜察韜心容其戇且天地分祀是置父母異處郊外親蠶是廢內外防閑帝怒謫之邊方韜繫獄踰月帝終念其議禮功令輸贖還職尋以母喪歸廣東僉事龔大稔訐韜及方獻夫居鄉不

法事大稔反被逮削籍十二年韜起歷吏部左右侍郎時部事多主於尚書兩侍郎率不預韜爭於尚書汪鋐侍郎始獲參部事韜素剛愎屢與鋐爭鋐等亦嚴憚之既而鋐罷帝久不置尚書以韜掌部事閣臣李時傳旨用鴻臚卿王道中為順天府丞韜言輔臣承天語無可疑然臣等猶當奏請用杜矯偽因守故事列道中及應天府丞郭登庸二人名上帝嘉其守法乃用登庸而改道中大理少卿久之出韜為南京禮部尚書順天府尹劉淑相坐所親賊私被鞫疑禮部尚書夏言姻通判費完陷之訐言請屬事帝怒下淑相詔獄淑相與韜善言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二十七 列傳 三
亦疑韜主之遂訐韜扈蹕謁陵遠遊銀山寺大不敬韜
自訴因論言請諡故少師費宏爲文憲不敘宏累被劾
狀按律增減緊關情節者斬且憲乃純皇帝廟號人臣
安得用會南京給事中曾鈞騎馬不避尚書劉龍潘珍
驕龍與鈞互訐奏韜劾鈞且請禁小臣乘轎給事中李
充濁曹邁等交章言近侍之臣不當避道雜舉公會宴
次得與尚書同列以證語頗侵韜韜疑充濁倚言爲內
主訐充濁爲奸黨復撫言他事言益怒奏韜大罪十餘
事且言彭時宋濂皆於正德間諡文憲不避廟號韜陋
不知故事帝方不直韜淑相復從獄中撫言他事帝益

怒考訊之辭服韜主使乃斥淑相爲民降韜俸一級當
議乘轎時言被劾不預都御史王廷相會禮部侍郎黃
宗明張璧請禁飭小臣如韜奏而南京諸給事御史自
如韜以爲言帝復申飭衆情滋不悅曹邁及同官尹相
等遂與韜忿爭相劾韜遷南部怨望擅取海子魚與鄉
人羣飲郊壇松下侍郎袁宗儒期喪不當進表逼使行
韜上疏自理下廷議帝爲停韜俸四月相等亦停二月
韜旣與言交惡及言柄用韜每欲因事陷之上言頃吏
部選劉文光等爲給事中尋忽報罷人皆曰閣臣抑之
給事中李鶴鳴考察謫官尋復故人皆曰賄得宜論吏

部毋受當事頤指使天下知威福出朝廷而大臣有李
林甫秦檜者不得播弄於左右其意爲言發也於是鶴
鳴上疏自白並摭韜居鄉不法諸事帝兩置之無何韜
劾南京御史龔湜郭本湜等自辨亦劾韜帝並置不問
十八年簡補宮僚命韜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協掌詹
事府事疏辭加秩且詆大臣受祿不讓晉秩不辭或有
狐鼠鑽結陰固寵權怨氣召災實有所自其意亦爲言
發旣屢擊言不勝最後見郭勛與言有隙乃陰比勛與
共齟齬言時中外訛言帝復南幸韜因顯頌勛言六飛
南狩時臣下多納賄不法文官惟袁宗儒武官惟郭勛

不受饋今訛言復播宜有以禁戢之帝旣下詔安羣情
乃詰韜曰朕昨南巡卿不在行受賄事得自何人據實
以奏韜對請問諸郭勛帝責其支詞務令指實韜窘乃
言扈從諸臣無不受餽遺折取夫隸直者第問之夏言
令自述至各官取賄實跡勛具悉始末當不欺如必欲
臣言請假臣風憲職循途按之當備列以奏章下所司
韜懼不當帝旨尋赴京列所遇進鮮船內臣貪橫狀帝
亦不問明年十月卒於官年五十有四贈太子太保諡
文敏韜學博才高量褊隘所至與人競帝頗心厭之故
不大用先後多所建白亦頗涉國家大計且嘗薦大禮

大獄得罪諸臣及廢籍李夢陽康海等在南都禁喪家
宴飲絕婦女入寺觀罪娼戶市良人女毀淫祠建社學
散僧尼表忠節旣去士民思之始與璫萼結旣而比郭
勛舉進士出毛澄門下素執弟子禮議禮不合遂不復
稱爲座主及總裁己丑會試亦遂不以唐順之等爲門
生其議禮時詆司馬光後議薛瑄從祀至追論光不可
祀孔廟其不顧公論如此子與瑕舉進士授慈谿知縣
鄢懋卿巡鹽行部與瑕不禮爲所劾罷起知鄞縣終廣
西僉事日進報南溪嘯不立許受朝事歸自回入懋實
熊浹字悅之南昌人正德九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寧

王宸濠將爲變浹與同邑御史熊蘭草奏授御史蕭淮
上之濠倉卒舉事卒敗本兩人早發之力出核松潘邊
餉副總兵張傑倚江彬勢賊累鉅萬誘殺熟番上功啓
邊釁筮死千戶以下至五百人又嘗率家衆遮擊副使
胡澧撫按莫敢言浹至盡發其狀傑遂褫職世宗踐阼
廷議追崇禮未定浹馳疏言陛下起自藩服入登大寶
倘必執爲後之說考孝宗而母慈壽則與獻母妃當降
稱伯叔父母矣不知陛下承權內庭時將仍舊稱乎抑
改而從今稱乎若仍舊稱而不得尊之爲后則於慈壽
徒有爲後之虛文於母妃則又缺尊崇之大典無一而

可也臣愚謂興獻王尊以帝號別建一廟以示不敢上躋於列聖母妃則尊爲皇太后而少殺其徽稱以示不敢上同於慈壽此於大統固無所妨而天性之恩亦得以兼盡疏至會興王及妃已稱爲帝后下之禮官嘉靖初由右給事中出爲河南參議外艱歸六年服闋召修明倫大典超擢右僉都御史協理院事明年四月遷大理寺卿俄遷右副都御史大典成轉左八年二月遂擢右都御史掌院事京師民張福訴里人張柱殺其母東廠以聞刑部坐柱死不服福姊亦泣訴官謂母福自殺之其鄰人之詞亦然詔郎中魏應召覆按改坐福東廠

奏法司妄出人罪帝怒下應召詔獄浹是應召議執如初帝愈怒褫浹職給事中陸粲劉希簡爭之帝大怒並下兩人詔獄侍郎許讚等遂抵柱死應召及鄰人俱充軍杖福姊百人以爲冤當是時帝方深疾孝武兩后家柱實武宗后家夏氏僕故帝必欲殺之浹家居十年至帝幸承天與近臣論舊人乃召爲南京禮部尚書改兵部參贊機務二十一年召爲兵部尚書掌都察院事居二年代許讚爲吏部尚書帝於禁中築瓦仙臺間用其言決威福浹論其妄帝大怒欲罪之以前議禮故不遽斥二品六年滿加太子太保坐事奪俸者再浹知帝意

終不釋遂稱病乞休帝大怒褫職爲民又十年卒淡少
有志節自守嚴雖由議禮顯然不甚黨比尤愛護人才
故其去吏部也善類多思之隆慶初復官予祭葬諡恭
肅參贊錄二十一平谷爲兵備尚書掌樞察御史

黃宗明字誠甫鄞人正德九年進士除南京兵部主事
進員外郎嘗從王守仁論學寧王宸濠反上江防三策
武宗南征抗疏諫尋請告歸嘉靖二年起南京刑部郎
中張璉桂萼爭大禮自南京召入都未上三年四月璉
萼黃綰及宗明聯疏奏曰今日尊崇之議以陛下與爲
人後者禮官附和之私也以陛下爲人繼大統者臣等

考經之論也人之言曰兩議相持有大小衆寡不敵之
勢臣等則曰惟理而已大哉舜之爲君視天下悅而歸
已猶草芥也惟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今言者徇
私植黨奪天子之父母而不顧在陛下可一日安其位
而不之圖乎此聖諭令廷臣集議終日相視莫敢先發
者勢有所壓理有所屈故也臣等大懼欺蔽因循終不
能贊成大孝陛下何不親御朝堂進百官而詢之曰朕
以憲宗皇帝之孫孝宗皇帝之姪興獻帝之子遵太祖
兄終弟及之文奉武宗倫序當立之詔入承大統非與
爲人後者也前者未及詳稽遽詔天下尊孝宗皇帝爲

皇考昭聖太后爲聖母而興獻帝后別加本生之稱朕
深用悔艾今當明父子大倫繼統大義改稱孝宗爲皇
伯考昭聖爲皇伯母而去本生之稱爲皇考恭穆獻皇
帝聖母章聖皇太后此萬世通禮爾文武廷臣尚念父
子之親君臣之義與朕共明大倫於天下如此在朝百
工有不感泣而奉詔者乎更以此告於天下萬姓其有
不感泣而奉詔者乎此卽周禮詢羣臣詢萬民之意也
奏入帝大悅卒如其言宗明亦遂蒙帝眷明年出爲吉
安知府遷福建鹽運使六年召修明倫大典以母憂歸
服闋徵拜光祿卿十一年擢兵部右侍郎其冬編修楊

名以劾汪鋐下詔獄詞連同官程文德亦坐繫詔書責
主謀者益急宗明抗疏救且曰連坐非善政今以一人
妄言必究主使廷臣孰不懼况名榜掠已極當嚴冬或
困斃將爲仁明累帝大怒謂宗明卽其主使並下詔獄
謫福建右參政帝終念宗明議禮功明年召拜禮部右
侍郎遼東兵變捶辱巡撫呂經而帝務姑息納鎮守中
官王純等言將逮經宗明言前者遼陽之變生於有激
今重賦苛徭悉已釐正廣寧復變又誰激之法不宜復
赦請令新撫臣韓邦奇勒兵壓境揚聲討罪取其首惡
用振國威不得專事姑息帝不從經卒被逮宗明尋轉

左侍郎卒於官初議禮諸臣恃帝恩眷驅駕氣勢恣行胸臆宗明雖由是驟顯持論頗平於諸人中獨無畏惡之者趙希魯宗賢黃巖人侍郎孔昭孫也承祖廕官後府都事嘗師謝鐸王守仁嘉靖初爲南京都察院經歷張璉桂萼爭大禮帝心嚮之三年二月縮亦上言曰武宗承孝宗之統十有六年今復以陛下爲孝宗之子繼孝宗之統則武宗不應有廟矣是使孝宗不得子武宗乃所以絕孝宗也由是使與獻帝不得子陛下乃所以絕與獻帝也不幾於三綱淪九法斃哉奏入帝大喜下之所

司其月再上疏申前說俄聞帝下詔稱本生皇考復抗疏極辨又與璉萼及黃宗明合疏爭大禮乃定縮自是大受帝知及明年何淵請建世室縮與宗明斥其謬尋遷南京刑部員外郎再謝病歸帝念其議禮功六年六月召擢光祿少卿預修明倫大典王守仁中忌者雖封伯不給誥券歲祿諸有功若知府邢珣徐璉陳槐御史伍希儒謝源多以考察黜縮訟之於朝且請召守仁輔政守仁得給賜如制珣等亦敘錄縮尋遷大理左少卿其年十月璉萼遂諸翰林於外引已所善者補之遂用縮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直經筵以任子官翰林前此

未有也明年大典成進詹事錦衣僉事聶能遷者初附錢寧得官用登極詔例還爲百戶後附璫萼議大禮且交關中貴崔文得復故職大典成諸人皆進秩能遷獨不與大恨囑罷閒主事翁洪草奏誣王守仁賄席書得召用詞連綰及璫綰疏辨且乞引避帝優旨留之而下能遷法司遣之戍洪亦編原籍爲民綰與璫輩深相得璫欲用爲吏部侍郎且令典試南京並爲楊一清所抑又以其南音不令與經筵綰大恚上疏醜詆一清而不斥其名帝心知其爲一清也以浮詞責之其年十月出爲南京禮部右侍郎徧攝諸部印十二年召拜禮部左

侍郎初綰與璫深相結至是夏言長禮部帝方嚮用綰乃潛附之與璫左其佐南禮部也郎中鄒守益引疾詔綰覈實久不報而守益竟去吏部尚書汪鋐希璫指疏發其事詔奪守益官令鋐覆覈鋐遂劾綰欺蔽璫調旨削三秩出之外會禮部請祈穀導引官帝留綰供事鋐於是再疏攻綰且掇及他事帝復命調外綰上疏自理因詆鋐爲璫鷹犬乞賜罷黜以避禍帝終念綰議禮功仍留任如故綰自是顯與璫貳矣初大同軍變殺總兵官李瑾據城拒守總制侍郎劉源清提督郤永議屠之城中恟懼外勾蒙古爲助塞上大震巡撫潘倣急請止

兵源清怒馳疏力詆倣璉及廷議並右源清縮獨言非策及源清罷侍郎張瓚往代未至而郎中詹榮等已定亂叛卒未盡獲軍民瘡痍甚代王請遣大臣綏輯之疏下禮部夏言以爲宜許而極詆前用兵之謬語侵璉璉怒力持不欲遣帝委曲諭解之乃特以命縮且令察軍情勘功罪得便宜行事縮馳至大同宗室軍民牒訴官軍暴掠者以百數無告叛軍者縮一無所問以安其心有爲叛軍使蒙古歸者縮執戮之反側者復相煽縮大集軍民曉以禍福罹害者陳牒縮佯不問而密以牒授給振官按里核實一日捕首惡數十人卒尚欽殺一家

三人懼不免夜鳴金倡亂無應者遂就禽縮復圖形購首惡數人軍民乃不復虞詿誤遂令有司樹木柵設保甲四隅創社學教軍民子弟城中大安還朝列上文武將吏功罪極詆源清永縮以勞增俸一等璉及兵部庇源清陰抑縮縮累疏論帝亦意嚮之源清永卒被逮縮尋以母憂歸十八年禮官以恭上皇天上帝大號及皇祖諡號請遣官詔諭朝鮮時帝方議討安南欲因以覘之乃曰安南亦朝貢之國不可以邇年叛服故不使與聞其擇大臣有學識者往廷臣屢以名上皆不用特起縮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爲正使諭德張治副之帝方

幸承天趣縮詣行在受命縮憚往至徐州先馳使奏疾不能前致失期帝責縮不馳赴行在而舟詣京師爲大不敬令陳狀已而釋之縮數陳便宜請得節制兩廣雲貴重臣遣給事御史同事吏禮兵三部擇郎官二人備任使帝悉從之最後爲其父母請贈且援建儲恩例請給誥命如其官帝怒褫尚書新命令以侍郎閒住使事亦竟寢久之卒於家縮起家任子致位卿貳初附張璠晚背璠附夏言時皆以傾狡目之方大禮之興也首繼璠上疏者爲襄府棗陽王祐楸其言曰孝廟止宜稱皇伯考聖父宜稱皇考興獻大王卽興國之陵廟祀用天

子禮樂祝稱孝子皇帝某聖母宜上徽號稱太妃迎養宮中庶繼體之道不失天性之親不泯時世宗登極歲之八月也自時厥後諸希寵干進之徒紛然而起失職武夫罷閒小吏亦皆攘臂努目抗論廟謨卽璠輩亦羞稱之不與爲伍故自璠等八人外率無殊擢至致仕教諭王价遂請加諸臣貶竄誅戮之刑懲朋黨欺蔽之罪而最陋者南京刑部主事歸安陸澄初極言追尊之非逮服闋入都明倫大典已定璠等大用事澄乃言初爲人誤質之臣師王守仁乃大悔恨璠悅其言請除禮部主事而帝見澄前疏惡之謫高州通判以去嘉靖四

年七月席書將輯大禮集議因言近題請刊布多繫建言於三年以前若臣書及璫萼獻夫韜所正取者不過五人禮科右給事中熊浹南京刑部郎中黃宗明都察院經歷黃綰通政司經歷金述監生陳雲章儒士張少連及楚王棗陽王三宗室外所附取者不過六人有同時建議若監生何淵主事王國光同知馬時中巡檢房濬言或未純義多未正亦在不取其他罷職投閒之夫建言於璫萼等召用後者皆望風希旨有所覬覦亦一切不錄其錦衣百戶聶能遷昌平致仕教諭王价建言三年二三月未經採入今二臣奏乞附名應如其請帝

從之因詔大禮已定自今有假言陳奏者必罪不宥至十二年正月蒲州諸生秦鏗伏闕上書言孝宗之統訖於武宗則獻皇帝於孝宗實爲兄終弟及陛下承獻皇帝之統當奉之於太廟而張孚敬議禮乃別創世廟以祀之使不得預昭穆之次是幽之也又謂分祀天地日月於四郊失尊卑大小之序去先師王號撤其塑像損其禮樂增啓聖祠皆非聖祖之意請復其初帝得奏大怒責以毀上不道下詔獄嚴訊令供主謀鏗服妄議希恩實無主使者乃坐妖言律論死繫獄其後又從豐坊之請入廟稱宗以配上帝則璫輩已死不及見矣

贊曰席書等亦由議禮受知而持論差平然事以激成
 末流多變蓋至入廟稱宗則亦非諸人倡議之初心矣
 書韜在官頗有所建樹宗明能自斂戢時論為優至
 縮之傾狡乃不足道矣聖師之意請於其時帝嘗奏大
 臣於四波夫尊卑大小之制去矣而王統繼其聖躬財
 疏之對不辨所舉之失是幽之也又謂衣冠天賦日
 帝之赫當奉之於大廟而聖子猶請繼其聖躬財以
 於道宗順熾皇帝於率宗實欲只於文烈下承熾皇
 十一平五月前出書之奏繼於關上書言率宗之益請
 明史卷一百九十七終今有言刺奏者必罪不貸至

明史卷一百九十七八安刻順宗列傳第八十六軍勝

卒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救修命一書燕燕刻西門晉書文南受中家日獸以

盡錄楊師清官以罪廷請番番王太瓊會家大人芥思

版我彭多澤妹茶蘭出為師番毛伯溫汪文盛鮑象賢劉為禁

始以翁萬達脈藩令以置茶長番黑資軍中用八而錄

楊清字應寧其先雲南安寧人父景以化州同知致

仕攜之居巴陵少能文以奇童薦為翰林秀才憲宗命

內閣擇師教之年十四舉鄉試登成化八年進士父喪

葬丹徒遂家焉服除授中書舍人久之遷山西按察僉

事以副使督學陝西一清貌寢而性警敏好談經濟大略在陝八年以其暇究邊事甚悉入爲太常寺少卿進南京太常寺卿弘治十五年用劉大夏薦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西番故饒馬而仰給中國茶飲以去疾太祖著令以蜀茶易番馬資軍中用久而寢弛奸人多挾私茶闌出爲利番馬不時至一清嚴爲禁盡籠茶利於官以服致諸番番馬大集會寇大入花馬池帝命一清巡撫陝西仍督馬政甫受事寇已退乃選卒練兵創平虜紅古二城以援固原築垣瀕河以捍靖虜劾罷貪庸總兵武安侯鄭宏裁鎮守中官冗費軍紀

肅然武宗初立寇數萬騎抵固原總兵曹雄軍隔絕不相聞一清帥輕騎自平涼晝夜行抵雄軍爲之節度多張疑兵脅寇寇移犯隆德一清夜發火礮響應山谷間寇疑大兵至遁出塞一清以延綏寧夏甘肅有警不相援患無所統攝請遣大臣兼領之大夏請卽命一清總制三鎮軍務尋進右都御史一清遂建議修邊其略曰陝西各邊延綏據險寧夏甘肅扼河山惟花馬池至靈州地寬延城堡復疎寇毀牆入則固原慶陽平涼鞏昌皆受患成化初寧夏巡撫徐廷璋築邊牆綿亘二百餘里在延綏者余子俊修之甚固由是寇不入套二十餘

年後邊備疎牆塹日夷弘治末至今寇連歲侵略都御史史琳請於花馬池韋州設營衛總制尙書秦紘僅修四五小堡及靖虜至環慶治塹七百里謂可無患不一二年寇復深入是紘所修不足捍敵臣久官陝西頗諳形勢寇動稱數萬往來倏忽未至徵兵多擾費旣至召援輒後時欲戰則彼不來持久則我師坐老臣以爲防邊之策大要有四修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今河套卽周朔方漢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突厥不敢踰山牧馬古之舉

大事者未嘗不勞於先逸於後夫受降據三面險當千里之蔽國初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其後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而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寇巢穴深山大河勢乃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邊患所以相尋而不可解也誠宜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屬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屯田數百萬畝省內地轉輸策之上也如或不能及今增築防邊敵來有以待之猶愈無策因條具便宜延綏安邊營石澇池至橫城三百里宜設墩臺九百座暖譙九百間守軍四千五百人石澇池至定邊營百

六十三里平行宜牆者百三十六里險崖峻阜可剗削者三十二里宜爲墩臺連接寧夏東路花馬池無險敵至仰客兵宜置衛興武營守禦所兵不足宜召募自環慶以西至寧州宜增兵備內人橫城以北黃河南岸有墩三十六宜修復帝可其議大發帑金數十萬使一清築牆而劉瑾憾一清不附已一清遂引疾歸其成者在要害間僅四十里瑾誣一清冒破邊費逮下錦衣獄大學士李東陽王鏊力救得解仍致仕歸先後罰米六百石安化王寘鐮反詔起一清總制軍務與總兵官神英西討中官張永監其軍未至一清故部將仇鉞已捕執

之一清清馳至鎮宣布德意張永旋亦至一清與結納相得甚歡知永與瑾有隙乘間扼腕言曰賴公力定反側然此易除也如國家內患何永曰何謂也一清遂促席畫掌作瑾字永難之曰是家晨夕上前枝附根據耳目廣矣一清慷慨曰公亦上信臣討賊不付他人而付公意可知今功成奏捷請間論軍事因發瑾奸極陳海內愁怨懼變起心腹上英武必聽公誅瑾瑾誅公益柄用悉矯前弊收天下心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脫不濟奈何一清曰言出於公必濟萬一不信公頓首據地泣請死上前剖心以明不妄上必爲公動苟得

請卽行事毋須臾緩於是永勃然起曰嗟乎老奴何惜餘年不以報主哉竟如一清策誅瑾永以是德一清左右之得召還拜戶部尙書論功加太子少保賜金幣尋改吏部一清於時政最通練而性濶大愛樂賢士大夫與共功名凡爲瑾所構陷者率見甄錄朝有所知夕卽登薦門生徧天下嘗再帥關中起偏裨至大將封侯者累累然不絕饋謝有所入緣手卽散之大盜躡中原一清疏請命將調兵前後凡數上皆報可盜平加少保太子太保廕錦衣百戶再推內閣不用用尙書靳貴而進一清少傅太子太傅給事中王昂論選法弊指一清植

私黨帝爲謫昂一清更申救優旨報聞乾清宮災詔求直言一清上書言視朝太遲享祀太慢西內創梵宇禁中宿邊兵畿內皇店之害江南織造之擾因引疾乞歸帝慰留之大學士楊廷和憂去命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參機務張永尋得罪罷而義子錢寧用事寧故善一清有構之者因蓄怨會災異一清自劾極陳時政中有狂言惑聖聽匹夫搖國是禁廷雜介胄之夫京師無藩籬之託語譏切近倖帝弗省寧與江彬輩聞之大怒使優人於帝前爲蜚語刺譏一清時有考察罷官者嗾武學生朱大周訐一清陰事而以寧爲內主給事御史

周金陳軾等交章劾大周妄言請究主使帝不聽一清乃力請骸骨歸賜敕褒諭給夫廩如制帝南征幸一清第樂飲兩晝夜賦詩賡和以十數一清從容諷止帝遂不爲江浙行世宗爲世子時獻王嘗言楚有三傑劉大夏李東陽及一清也心識之及卽位廷臣交薦一清乃遣官賜金幣存問諭以宣召期趣使有言一清陳謝特予一子官中書舍人嘉靖三年十二月戊午詔一清以少傅太子太傅改兵部尚書左都御史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故相行邊自一清始溫詔褒美比之郭子儀一清至是二爲總制部曲皆踴躍喜亦不刺竄西海爲西寧

洮河害金獻民言撫便獨一清請勦土魯番求貢陳九疇欲絕之一清則請撫時帥諸將肄習行陣嘗曰無事時當如有事隄防有事時當如無事鎮靜會張璁等力排費宏御史吉棠因請還一清內閣給事中章僑御史侯秩等爭之帝謫秩官召一清爲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旣入見加少師仍兼太子太傅非故事也亡何獻皇帝實錄成加太子太師謹身殿大學士一清以不預纂修辭不許王憲奏捷推功一清加特進左柱國華蓋殿大學士費宏已去一清遂爲首輔帝賜銀章二曰耆德忠正曰繩愆糾違令密封言事與張璁論張永前功

起爲提督團營給事中陸粲請增築邊牆推明一清曩時議一清因力從與之帝爲發帑金命侍郎王廷相往然久之亦竟止明倫大典成加正一品俸初大禮議起一清方家居見張璫疏寓書門人喬宇曰張生此議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又勸席書早赴召以定大議璫等旣驟顯頗引一清帝亦以言清老臣恩禮加渥免常朝日講侍班朔望朝參令晨初始入閣視事御書和章及金幣牢醴之賜甚渥所言邊事國計大小無不傾聽璫與桂萼旣攻去費宏意一清必援已一清願請召謝遷心怨之遷未至璫已入內閣多所更建一清引故事稍裁

抑其黨積不平錦衣聶能遷許璫璫欲置之死一清不可璫怒上疏陰詆一清又嗾黃綰排之甚力一清疏辨言璫以能遷故排已且傍及璫他語因乞骸骨帝爲兩解之一清又因災變請戒飭百官和衷復乞宥議禮諸臣罪璫益憾桂萼入內閣亦不相能一清屢求去且言今持論者尚紛更臣獨主安靜尚刻覈臣獨主寬平用是多齟齬願避賢者路帝復溫旨褒之而給事中王準陸粲發璫萼招權納賄狀帝立罷璫萼且暴其罪其黨霍韜攘臂曰張桂行勢且及我遂上疏力攻一清言其受張永蕭敬賄且清再疏辨乞罷帝雖慰留之而璫復

召還韜攻益急且言法司承一清風指構成孽罪帝果怒命法司會廷臣雜議出刑部尚書周倫於南京以待郎許讚代讚乃實韜言請削一清籍帝令景清自陳璉乃三上密疏引一清贊禮功乞賜寬假實以堅帝意俾之去帝果允致仕馳驛歸仍賜金幣明年璉等構朱繼宗獄坐一清受張永弟容金錢爲永誌墓又與容世錦衣指揮遂落職閒住一清大恨曰老矣乃爲孺子所賣疽發背死遺疏言身被污蠱死且不瞑帝令釋賊罪不問後數年復故官久之贈太保諡文襄一清生而隱宮貌寺人無子博學善權變尤曉暢邊事羽書旁午一夕

占十疏悉中機宜人或訾已反薦揚之惟晚與璉孽異爲所軋不獲以恩禮終然其才一時無兩或比之姚崇

云一節何未言內而論首也昔今言西四川安縣平

王瓊字德華太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授工部主事進郎中出治漕河三年臚其事爲志繼者按稽之不爽毫髮由是以敏練稱改戶部歷河南右布政使正德元年擢右副都御史督漕運明年入爲戶部右侍郎衡府有賜地蕪不可耕勒民出租以爲常王反誣民趙賢等侵據瓊往按奪旁近民地予之賢等戍邊民多怨者三年春廷推吏部侍郎前後六人皆不允最後以瓊上許之

坐任戶部時邊臣借太倉銀未償所司奏遲尚書顧佐奪俸而瓊改南京已復改戶部八年進尚書瓊爲人有心計善鈎校爲郎時悉錄故牘條例盡得其斂散盈縮狀及爲尚書益明習國計邊帥請芻糗則屈指計某倉某場庾糧草幾何諸郡歲輸邊卒歲採秋青幾何曰足矣重索妄也人益以瓊爲才十年代陸完爲兵部尚書時四方盜起將士以首功進秩瓊言此羸秦弊政行之邊方猶可未有內地而論首功者今江西四川妄殺平民千萬縱賊貽禍皆此議所致自今內地征討惟以蕩平爲功不計首級從之帝時遠遊塞外經歲不還近畿

盜竊發瓊請於河間設總兵一人大名武定各設兵備副使一人責以平賊而檄順天保定兩巡撫嚴要害爲外防集遼東延綏士馬於行在以護車駕中外恃以無恐孝豐賊湯麻九反有司請發兵勦瓊請密敕勘糧都御史許廷光出不意禽之無一脫者四方捷奏上多推功瓊數受廕賚累加至少師兼太子太師子錦衣世千戶及營建乾清宮又廕錦衣千戶者二寵遇冠諸尚書十四年寧王宸濠反瓊請敕南和伯方壽祥督操江兵防南都南贛巡撫王守仁湖廣巡撫秦金各率所部趨南昌應天巡撫李充嗣鎮京口淮揚巡撫叢蘭扼儀真

奏上帝意欲親征持三日不下大學士楊廷和趣之竟下親征詔命瓊與廷和等居守先是瓊用王守仁撫南贛假便宜提督軍務比宸濠反書聞舉朝惴惴瓊曰諸君勿憂吾用王伯安贛州正爲今日賊旦夕禽耳未幾果如其言瓊才高善結納厚事錢寧江彬等因得自展所奏請輒行其能爲功於兵部者亦彬等力也陸完敗代爲吏部尚書瓊忌彭澤平流賊聲望出已上構於錢寧中澤危法又陷雲南巡撫范鏞甘肅巡撫李昆副使陳九疇於獄中外多畏瓊而大學士廷和亦以瓊所誅賞多取中旨不關內閣弗能堪明年世宗入繼言官交

劾瓊繫都察院獄瓊力許廷和帝愈不直瓊下廷臣雜議坐交結近侍律論死命戍莊浪瓊復訴年老改戍綏德張璫桂萼霍韜用事以瓊與廷和讎首薦之不納至嘉靖六年有邊警萼力請用瓊不果帝亦憫瓊老病令還籍爲民御史胡松因劾萼謫外任其同官周在請宥松並下詔獄萼復言瓊前攻廷和故廷臣羣起排之帝乃命復瓊尚書待用明年遂以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代王憲督陝西三邊軍務土魯番據哈密廷議閉關絕其貢四年矣至是其將牙木蘭爲酋速檀滿速兒所疑率衆二千求內屬沙州番人帖木哥土巴等素爲土魯

番役屬者苦其徵求亦率五千餘人入附番人來寇連
爲參將雲昌等所敗其引瓦刺寇肅州者遊擊彭濬擊
退之賊旣失援又數失利乃獻還哈密求通貢乞歸羈
留使臣而語多謾瓊奏乞撫納帝從兵部尚書王時中
議如瓊請霍韜難之瓊再疏請詔還番使通貢如故自
是西域復定而北寇常爲邊患初入犯莊浪瓊部諸將
遮擊之斬數十級俄由紅城子入殺部酋主簿張文明
明年以數萬騎寇寧夏已又犯靈州瓊督遊擊梁震等
邀斬七十餘人其秋集諸道精卒三萬按行塞下寇聞
徙帳遠遁諸軍分道出縱野燒耀兵而還先是南京給

事中邱九仞劾瓊帝慰留之及璫萼罷政諸劾璫黨
者咸首瓊乃令致仕俄寢前詔遣慰諭會番大掠臨洮
瓊集兵討籠板爾諸族焚其巢斬首三百六十撫降七
十餘族錄功加太子太保瓊在邊戎備甚飭寇嘗入山
西得利踰歲復獵境上陽欲東瓊令備其西寇果入大
敗之諸番蕩平西陲益靖甘肅軍民素苦土魯番侵暴
恐瓊去相率乞守臣奏留於是巡撫唐澤巡按胡明善
具陳其功乞如軍民請優詔獎之初帝惡楊廷和疑廷
臣悉其黨故連用桂萼方獻夫爲吏部及獻夫去帝不
欲授他人久不補至十年冬遣行人齎敕召瓊爲吏部

尙書南京御史馬敷等十人力詆瓊先朝遺奸帝大怒盡逮敷等下詔獄慰諭瓊未幾敷等亦還職花馬池有警兵部尙書王憲請發兵瓊言花馬池備嚴寇不能入大軍至且先退徒耗中國憲竟發六千人比至彰德寇果遁明年秋卒官贈太師諡恭襄是年彭澤已先卒矣當正嘉間澤瓊並有才畧相中傷不已亦迭爲進退而瓊險伎公論尤不予然在本兵時功多而其督三邊也人以比楊一清云清焚其巢穴而澤已六十無子彭澤字濟物蘭州人幼學於外祖段堅有志節會試一場畢聞母病徑歸母病亦已登弘治三年進士授工部

主事歷刑部郎中勢豪殺人澤寘之辟中貴爲祈免執不聽出爲徽州知府澤將遣女治漆器數十使吏送其家澤父大怒趣焚之徒步詣徽澤驚出迂日吏負其裝父怒曰吾負此數千里汝不能負數步耶入杖澤堂下杖已持裝徑去澤益痛砥礪政最人以方前守孫遇遇見循吏傳中父喪歸正德初起知真定閹人數撓禁澤治一棺於廳事以死怵之其人不取逞遷浙江副使歷河南按察使所至以威猛稱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進右副都御史改保定未赴而劉惠趙鏊等亂河南命澤與威寧伯仇鉞提督軍務討之陳便宜十六事厚賞

峻罰以激勸將吏澤體幹修偉腰帶十二圍大音聲與人語若叱咤始至大陳軍容引見諸將校責以畏縮當死諸將校股栗伏罪良久乃釋遂下令鼓行薄賊大小數十戰連破之甫四月賊盡平語詳鉞傳錄功進右都御史太子少保廕子錦衣世百戶尋代洪鍾總督川陝諸軍討四川賊時鄢本恕藍廷瑞廖惠曹甫已平惟廖麻子喻思倖猖獗如故澤偕總兵官時源數敗賊部將閻勲追禽麻子於劔州思倖竄通巴間勢復振澤督諸軍圍之卒就禽澤遂移漢中請班師未報而內江榮昌賊復熾澤又移師討平之且平成都亂卒之執知州指

揮者請班師益力詔暫留保寧鎮撫進左都御史太子太保廕子如初澤復請還者再乃召還未行會土魯番據哈密執忠順王速檀拜牙郎以其印去投謾書甘肅要索金幣總制鄧璋甘肅巡撫趙鑑以聞請遣大臣經畧大學士楊廷和等共薦澤澤久在兵間厭之以鄉土爲辭且引疾推璋及咸寧侯鉞可任帝優詔慰勉乃行澤材武知兵然性疎濶負氣經畧哈密事頗不當錢寧王瓊等交齟齬之遂因此得罪澤至甘州土魯番方寇赤斤苦峪諸衛遣使索金幣請還哈密澤以番人可利咱也與鑑謀遣哈密都督寫亦虎仙以幣二千銀酒鎗

一賂之令還哈密城印未得報輒奏事平乞骸骨召還
理院事巡按御史馮時雍言城未歸澤不宜遽召不納
初兵部缺尚書廷臣共推澤而王瓊得之且陰阻澤言
官多劾瓊者由是有隙澤又使酒常凌瓊瓊愈欲傾之
澤時時罵錢寧瓊以語寧寧未信瓊乃邀澤飲匿寧所
親屏間挑澤醉罵使聞之寧果大怒會寇大入宣府廷
議以許泰將兵澤總制東西兩邊軍務及詔下罷泰不
遣又不命澤總制獨令提督兩遊擊兵六千人以行意
以困澤澤言臣文臣摧鋒陷陣非臣所能獨任瓊乃奏
遣成國公朱輔會寇遁澤還理院事寫亦虎仙者素桀

黠雖居肅州陰通土魯番酋速檀滿速兒爲之耳目據
城奪印皆其謀澤初不知而遣之滿速兒以城印來歸
留速檀拜牙郎如故虎仙復啗使入寇曰肅州可得也
滿速兒悅使其壻馬黑木隨入貢以覘虛實且徵賄澤
已還鑑亦遷去李昆代巡撫慮他變質其使於甘州而
驅虎仙出關虎仙懼弗去滿速兒聞之怒復取哈密分
兵據沙州自率萬騎寇嘉峪關遊擊芮寧與參將蔣存
禮禦之寧以七百人先遇寇沙子壩寇圍寧而分兵綴
存禮軍寧軍盡沒遂墮城堡縱殺掠詔澤提督三邊軍
務往禦會副使陳九疇繫其使失拜煙答及虎仙等內

應絕乃復求和澤兵遂罷尋乞骸骨歸馳驛給夫廩如制澤旣去瓊追論嘉峪之敗請窮詰增幣者主名錢寧從中下其事大學士梁儲等持之乃已會失拜煙答子訟父寃下法司議釋寫亦虎仙等瓊因請遣給事御史勘失事狀還報無所引瓊遂劾澤妄增金幣遺書議和失信啟釁辱國喪師昆九疇俱宜罪詔斥澤爲民昆九疇逮訊昆謫官九疇除名世宗入繼錢寧敗瓊亦得罪御史楊秉中請召澤遂卽家起兵部尙書太子太保昆九疇亦復官部事積壞久澤覈功罪杜于請兵政一新初正德時廷臣建白戎務奉俞旨者多廢格澤請臚列

成書次第修舉又請勅九邊守臣策防禦方畧毋畫境自保鎮巡居中調度毋相牽制諸邊各以農隙築牆濬濠修墩臺飭屯堡爲經久計內地盜甫息敕守臣練卒伍立保甲懲匿盜不舉者且撫西南諸苗蠻申海禁汰京軍老弱帝咸嘉納詔遣中官楊金鄭斌安川更代鎮守復令張弼劉瑤守涼州居庸澤持不可罷弗遣四川巡撫胡世寧劾分守中官趙欽澤因請盡罷諸鎮守時雖不從其後鎮守竟罷嘉靖元年澤言天下軍官部皆有帖黃籍用以黜陟錦衣獨無於是置籍如諸衛錦衣千戶劉瓚等詔書黜汰復求還官司禮中官蕭敬請補

明史卷一百九十七 列傳 七
監局工匠千五百人澤皆持不可帝並從之帝將授外
戚蔣泰等五人爲錦衣澤爭不納在部多所執持會御
史史道以訐楊廷和下獄澤復劾道帝因諭言官惟大
奸及機密事專疏奏餘只具公疏毋挾私中傷善類詔
下給事御史交章劾澤阻言路壞祖宗法帝乃從吏部
言停前諭澤不自安累疏乞休言者復交劾之乃加少
保賜敕乘傳歸錦衣百戶王邦奇憾澤嘗抑已上書言
哈密失國由澤賂番求和所致語侵楊廷和陳九疇等
張璁桂萼方疾廷和遂逮九疇廷訊戍邊澤復奪官爲
民家居鬱鬱以卒總制尙書唐龍言澤孝友廉直先後

討平羣盜功在盟府陛下起之田間俾掌邦政澤孜孜
奉國復爲讒言構罷今歿已五年所遺二妾衣食不給
請覈澤往勞復官加卹以作忠臣之氣不從隆慶初復
官諡襄毅 贈而命前出 監 聖 訓 事 略 中 以 澤 請 諡 卹
毛伯温字汝厲吉水人祖超廣西知府伯温登正德三
年進士授紹興府推官擢御史巡按福建河南世宗卽
位中官張銳張忠等論死其黨蕭敬韋霏陰緩之伯温
請并誅敬霏中官爲屏氣嘉靖初遷大理寺丞擢右僉
都御史巡撫寧夏李福達獄起坐爲大理時失入褫職
歸用薦起故官撫山西移順天皆未赴改理院事進左

副都御史爲趙府宗人祐棂所訐解官候勘已復褫職十五年冬皇嗣生將頒詔外國禮部尙書夏言以安南久失朝貢不當遣使請討之遂起伯溫右都御史與咸寧侯仇鸞治兵待命以父喪辭不許明年五月至京上方畧六事會安南世孫黎寧遣陪臣鄭惟僚等愬莫登庸弑逆請興師復讐帝疑其不實命暫緩師敕兩廣雲南守臣勘報而命伯溫協理院事御史何維栢請聽伯溫終制不許伯溫引疾不出至禫除始起視事其冬遷工部尙書十七年春黔國公沐朝輔等以登庸降表至請宥罪許貢先是雲南巡撫汪文盛奏登庸聞發兵進

討遣使潛覘帝已敕遵前詔進兵文盛又納安南降人武文淵策具言登庸可破狀復傳檄安南令奉表獻地及是下朝輔奏付廷議僉言不可許乃改伯溫兵部尙書兼右都御史剋期啟行帝以用兵事重無必討意特欲威服之而兵部尙書張瓚無所畫視帝意爲可否朝論多主不當興師顧不敢顯諫制朞數月兩廣總督侍郎張經以用兵方畧上且言須兵三十萬餉百六十萬石欽州知州林希元則極言登庸易取請卽日出師瓚不敢決復請廷議議上無成策帝不懌讓瓚師復止命伯溫仍協理院事明年二月帝幸承天詔伯溫總督宣

大山西軍務俄選宮僚加兼太子賓客大同所轄鎮邊鎮川弘賜鎮河鎮虜五堡相距二百餘里極邊近賊帳白巡撫張文錦以築堡致亂後無敢議修者伯溫曰變所由生以任用匪人非建議謬也卒營之募軍三千防守給以閒田永除其賦邊防賴焉錄功加太子少保是時登庸懼討數上表乞降帝亦欲因撫之遣侍郎黃綰招諭綰多所要求帝怒罷綰再下廷議咸言當討帝從之閏七月命伯溫鸞南征文武三品以下不用命者許軍令從事伯溫等至廣西會總督張經總兵官安遠侯柳珣參政翁萬達張岳等議徵兩廣福建湖廣狼土官

兵凡十二萬五千餘人分三哨自憑祥龍峒思陵州入而以奇兵二爲聲援檄雲南巡撫汪文盛帥兵駐蓮花灘亦分三道進部署已定會鸞有罪召還卽以珣代十九年秋伯溫等進駐南寧檄安南臣民諭以天朝興滅繼絕之義罪止登庸父子舉郡縣降者以其地授之懸重購購登庸父子而宣諭登庸籍土地人民納款卽如詔書宥罪登庸大懼遣使詣萬達乞降詞甚哀萬達送之伯溫所伯溫承制許之宣天子恩威納其圖籍并所還欽州四峒地權令還國聽命馳疏以聞帝大悅詔改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以登庸爲都統使世襲置十

三宣撫司令自署置伯溫受命歲餘不發一矢而安南定由帝本不欲用兵故也論功加太子太保二十一年正月還朝復理院事邊關數有警伯溫請築京師外城帝已報可給事中劉養直言廟工方興物力難繼乃命暫止其年十月張瓚卒伯溫代爲兵部瓚貪黷在部八年戎備盡墮伯溫會廷臣議上防邊二十四事軍令新言宮建議請覈實新軍京軍及內府力士匠役以裕國儲伯溫因上冗濫當革者二十餘條凡錦衣騰驤諸衛御馬內官尙膳諸監素爲中貴盤踞者盡在革中帝稱善立命清汰宿弊頗釐而左右近習多不悅二十

年秋順天巡撫朱方以防秋畢請撤客兵未幾寇大入直逼畿輔帝震怒并械總督翟鵬遣戍斃方杖下御史舒汀言方止議撤薊兵而并撤宣大則伯溫與職方郎韓最也帝遂削伯溫籍杖最八十戍極邊伯溫歸疽發背卒穆宗立復官賜卹天啟初追諡襄懋伯溫氣宇沉毅飲啖兼十人臨事決機不動聲色安南之役萬達岳策爲多伯溫力薦於朝二人遂得任用汪文盛字希周崇陽人正德六年進士授饒州推官有顧嵩者挾刃入淮王祐棨府被執誣文盛使刺王下獄訊治久之得白還官事詳淮王傳入爲兵部主事偕同官諫武宗南巡

杖闕下嘉靖初歷福州知府遷浙江陝西副使皆督學校擢雲南按察使十五年冬廷議將討安南以文盛才就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黔國公沐朝輔幼兵事一決於文盛副使鮑象賢言勦不如撫文盛然之會聞莫登庸已篡位安南舊臣不服多據地構兵有武文淵者據宣光以所部萬人降獻進兵地圖且言舊臣阮仁蓮黎景瑁等皆分據一方與登庸抗天兵至號召國中義士諸方並起登庸可禽也文盛以聞授文淵四品章服子弟給冠帶文盛又招安南旁近諸國助討皆聽命乃奏言老撾地廣兵衆可使當一面八百車里孟艮多兵

象可備徵調酋長俱未襲職乞免其保勘先授以官彼必鼓勇爲用帝悉從之文盛乃檄安南所部以土地歸者仍故職并諭登庸歸命攻破鎮守營方瀛救之失利登庸部衆多來附文盛列營樹柵蓮花灘處之蓮花灘者蒙自縣地當交廣水陸衝爲安南腹裏登庸益懼請降願修貢因言黎寧阮氏子所持印亦僞文盛以聞朝議不許旣而毛伯溫至南寧受登庸降如文盛議安南遂定是役也功成於伯溫然伐謀制勝文盛功爲多及論功伯溫及兩廣鎮巡官俱進秩而文盛止賚銀幣奸人唐弼請開大理銀礦帝許之文盛斥其妄下之吏召

爲大理卿九廟災道病自陳疏少緩令致仕卒賜卹如制從子宗伊字子衡爲文盛後嘉靖十七年進士除浮梁知縣累官兵部郎中楊繼盛劾嚴嵩及其孫鵠冒功事宗伊議不撓忤嵩自免歸隆慶初起南京吏部郎中歷應天府尹裁諸司供億歲省民財萬計萬曆初進南京大理卿三遷戶部尚書總督倉場致仕卒天啟初追諡恭惠鮑象賢歛人由進士授御史歷雲南副使毛伯溫檄文盛會師以象賢領中哨屢遷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代石簡撫雲南初元江土舍那鑑殺知府那憲以叛布政使徐樾往招降被殺簡攻之未克坐樾事罷而

象賢代之乃集土漢兵七萬以討鑑懼仰藥死擇那氏後立之遷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賊魁徐銓等糾倭橫海上檄副使汪栢等擊斬之廣西賊黃父將等擾慶遠擣其巢大獲予象賢一子官入佐南京兵部被劾回籍聽勘家居十年起太僕卿復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召拜兵部左侍郎年老引去隆慶初卒安南翁萬達字仁夫揭陽人嘉靖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再遷郎中出爲梧州知府咸寧侯仇鸞鎮兩廣縱部卒爲虐萬達縛其尤橫者杖之閱四年聲績大著會朝議將討安南擢萬達廣西副使專辦安南事萬達請於總督

張經曰莫登庸大言中國不能正土官弒逆罪安能問我今憑祥州土舍李寰弒其土官珍思恩府土目盧回煽九司亂龍州土舍趙楷殺從子燧煖又結田州人韋應殺燧弟寶斷藤峽猺侯公丁負固此曹同惡共濟一旦約爲內應我且不自保先禽此數人問罪安南易下耳經曰然惟君之所爲於是誅寰應禽回招還九司誘殺楷佯繫訟公丁者給公丁執諸坐以兩軍破平其巢又議割四峒屬南寧降峒豪黃賢相登庸始懼遷浙江右參政經以征安南非萬達不可奏留之乃命以參政涖廣西已而毛伯溫集兵進勦萬達上書伯溫言揖讓

而告成功上策也懾之以不敢不從中策也芟夷絕滅終爲下策伯溫然之會獲安南謀者丁南傑萬達解其縛厚遇遣之去林以天朝兵威登庸大懼乃詣伯溫乞降是役也萬達功最賞不逾常格然帝知其能遷四川按察使歷陝西左右布政使二十三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尋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翟鵬總督宣大山西保定軍務劾罷宣府總兵官郤永副總兵姜奭薦何卿趙卿沈希儀趙卿遂代永萬達謹偵候明賞罰每當防秋發卒乘障陰遣卒傾硃於油察離次者硃其處卒歸輒縛毋敢復離次者嚴殺降禁違輒抵死

得降人撫之如所親以是益知敵情寇數萬騎犯大同中路入鐵裹門故總兵官張達力戰却之又犯鵝鴿谷參將張鳳諸生王邦直等戰死萬達與總兵官周尙文備陽和而遣騎四出邀擊頗有斬獲寇登山見官兵大集乃引去事聞賜敕獎賚屢疏請修築邊牆議自大同東路陽和口至宣府西陽河須帑銀二十九萬帝已許之兵部撓其議以大同舊有二邊不當復於邊內築牆帝不聽乃自大同東路天城陽和開山口諸處爲牆百二十八里堡七墩臺百五十四宣府西路西陽河洗馬林張家口諸處爲牆六十四里敵臺十斬崖削坡五十

里工五十餘日成進右都御史發代府宗室充灼等叛謀進左都御史已會宣大山西鎮巡官議上邊防修守事宜其畧曰山西起保德州黃河岸歷偏頭抵老營二百五十四里大同西路起小角山歷中北二路東抵東陽河鎮口臺六百四十七里宣府起西陽河歷中北二路東抵永寧四海治千二百三十三里凡千九百二十四里皆逼巨寇險在外所謂極邊也山西老營堡轉南而東歷寧武雁門至平邢關八百里又轉南而東歷龍泉倒馬紫荊之吳王口插箭嶺浮圖峪至沿河口千七十餘里又東北歷高崖白羊至居庸關一百八十餘里凡六

千五丈餘里皆峻山層岡險在內所謂次邊也外邊大同最難守次宣府次山西之偏老大同最難守者北路宣府最難守者西路山西偏關以西百五丈里恃河爲險偏關以東百有四里畧與大同西路等內邊紫荆寧武雁門爲要次則居庸倒馬龍泉平邢邇年寇犯山西必自大同犯紫荆必自宣府先年山西防秋止守外邊偏老一帶歲發班軍六千人備禦大同仍置兵寧雁爲聲援比棄極衝守次邊非守要之意宣府亦專備西中一路而北路空虛且連年三鎮防秋徵調遼陝兵馬糜糧賞不訾恐難持久併守之議實爲善經外邊四時皆

防城堡兵各有分地冬春徂夏不必參錯徵發若泥往事臨時調遣近者數十里遠者百餘里首尾不相應萬一如往年潰牆而入越關而南京師震駭方始徵調何益事機擺邊之兵未可遽罷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設之云者築垣乘障資人力之謂也山川之險險與彼共垣塹之險險爲我專百人之堡非千人不能攻以有垣塹可憑也修邊之役必當再舉夫定規畫度工費二者修邊之事慎防秋併兵力重責成量徵調實邊堡明出塞計供億節財用八者守邊之事因條十事上之帝悉報許乃請帑銀六十萬兩修大同西路宣府東路邊

牆凡八百里工成子一子官萬達精心計善鈎校牆堞近遠濠塹深廣曲盡其宜寇乃不敢輕犯牆內戍者得以暇耕牧邊費亦日省初客兵防秋歲帑金一百五十餘萬添發且數十萬其後減省幾半又議掣山西兵并力守大同巡撫孫繼魯沮之帝爲逮繼魯悉納萬達言萬達更事久帝深倚之所請無不從獨言俺答貢事與帝意左先是二十一年俺答阿不孩使石天爵等款鎮遠堡求貢言小王子等九部牧青山艷中國縑帛入掠止人畜所得寡且不能無亡失故令天爵輸誠朝議不納天爵等復至巡撫龍大有執之大有進一官將吏悉

遷擢磔天爵於市寇怒大入屠村堡信使絕五年會玉林衛百戶楊威爲所掠威詭能定貢市遂釋還俺答阿不孩復遣使款大同左衛塞邊帥家丁董寶等徂天爵前事復殺之以首功報萬達言北敵弘治前歲入貢疆場稍寧自虞臺嶺之戰覆我師漸輕中國侵犯四十餘年石天爵之事臣嘗痛邊臣失計今復通款卽不許當善相諭遣誘而殺之此何理也請亟誅寶等榜塞上明告以朝廷德意解其蓄怨構兵之謀帝不聽未幾俺答阿不孩復奉印信番文欲詣邊陳款萬達爲奏曰今屆秋彼可一逞乃屢被殺戮猶請貢不已者緣入犯則利

在部落獲貢則利歸其長處之克當邊患可弭若臣等封疆臣貢亦備不貢亦備不緣此懈也兵部尙書陳經等言敵難信請敕邊臣詰實責萬達十日內回奏萬達還其使與約至期使者不至萬達慮帝督過以使者去無可究爲辭已而使狎至牢拒之好言慰答而已俺答以通好散處其衆不設備亦不殺哨卒頃之復至詞益恭萬達又爲奏曰敵懇懇求貢去而復來今宣大興版築正當羈縻使無擾請限以地以人以時悉聽卽許之貢不聽則曲在彼卽拒絕之帝責其瀆奏卒不許蓋是時曾銑有復套之議夏言主之故力絀貢議且以復套

事行諸邊臣議之萬達議曰河套本中國故壤成祖三犁王庭殘其部落舍黃河衛東勝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套地遂淪失然正統弘治間我未守彼亦未取乃因循畫地守捐天險失沃野之利弘治前我猶歲搜套後乃任彼出入盤據其中畜牧生養譬之爲家成業久矣欲一舉復之毋乃不易乎提軍深入山川之險易途徑之迂直水草之有無皆未熟知我馬出塞三日已疲彼騎一呼可集我軍數萬衆緩行持重則備益固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卽得小利歸師尚艱倘失嚮導全軍殆矣彼遷徙遠近靡常一戰之後彼或保聚或伴遁笳角

時動壁壘相持已離復合終不渡河我軍於此戰耶退耶兩相守耶數萬衆出塞亦必數萬衆援之又以驍將通糧道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彼所長守險者我所便弓矢利馳擊火器利守險舍火器守險與之馳擊於黃沙白草間大非計議者欲整六萬衆爲三歲期春夏馬瘦彼弱我利於征秋冬馬肥彼強我利於守春蒐套秋守邊三舉彼必遠遁我乃拒河守夫馬肥瘦我與敵共之卽彼弱然坐以待懼其擾擊我及彼強又懼其報復我且六萬之衆千里襲人一舉失利議論蜂起烏能待三卽三舉三勝彼敗而守終不渡河版築

亦無日議者見近時搗巢恒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寇不深競以爲套易復然搗巢因其近塞乘不備勝則倏歸舉足南向卽家門復套則深入其地後援不繼事勢異也往城諸邊近我土彼原不以爲利套自其四時駐牧地肯晏然已乎事體異也曰伺彼出套據河守先亟築渡口垣牆以次移寘邊堡彼控弦十餘萬豈肯空套出築垣二千餘里豈不日可成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兵非千人不可居而遊徼瞭望者不與當三十萬衆不止也况循邊距河動輒千里一歲食糜億萬自內輪邊自邊輸河飛輓之艱不可不深慮若令彼有其隙

我乘其敝從而圖之未嘗不可今塞下喘息未定邊卒瘡痍未起橫挑強寇以事非常愚所不解也議上不省其後俺答與小王子隙小王子欲寇遼東俺答以其謀告請與中國夾攻以立信萬達不敢聞使者再至爲言於朝帝不許二十七年三月萬達又言諸部求貢不遂慙且憤聲言大舉犯邊乞令邊臣得便宜從事帝怒切責之通貢議乃絕其年八月俺答犯大同不克退攻五堡官軍戰彌陀山却之趨山西復敗還踰月犯宣府大掠永寧隆慶懷來軍民死者數萬萬達坐停俸二級俄錄彌陀山功還其俸俺答將復寇宣府總兵官趙卿怯

萬達奏以周尚文代未至寇犯滴水崖指揮董賜江潮唐臣張淮等戰死遂南下駐隆慶石河營分遊騎東掠遊擊王鑰大同遊擊袁正却之寇移而南會尚文萬騎至參將田琦騎千餘與合連戰曹家莊斬四首舉其旗寇據險不退萬達督參將姜應熊等馳赴順風鼓譟揚沙蔽天寇驚曰翁太師至矣是夜東去諸將追擊連敗之帝偵萬達督戰狀大喜立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尋召理部事以父憂歸明年秋大同失事督撫郭宗臯陳耀被逮詔起萬達代宗臯萬達方病疽廬墓間疏請終制未達而俺答犯都城兵部尚書丁汝夔得罪遂

卽以萬達代之萬達家嶺南距京師八千里倍道行四
十日抵近京時寇氛熾帝日夕俟萬達至遲之以問嚴
嵩嵩故不悅萬達言寇患在肘腋諸臣觀望非君召不
俟駕之義帝遂用王邦瑞於兵部不數日萬達至具疏
自明帝責其欺慢念守制姑奪職聽別用仇鸞時爲大
將軍寵方盛銜宿怨讒言構於帝萬達遂失眷降兵部
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畧紫荆諸關三十年二月京
察自陳乞終制帝疑其避事免歸瀕行疏謝復摘譌字
爲不敬斥爲民明年十月兵部尚書趙錦以附仇鸞戍
邊復起萬達代之未聞命卒年五十五萬達事親孝父

歿負土成墳好談性命之學與歐陽德羅洪先唐順之
王畿魏良政善通古今操筆頃刻萬言爲人剛介坦直
勇於任事履艱危意氣彌厲臨陣嘗身先士卒尤善御
將士得其死力嘉靖中邊臣行事適機宜建言中肯竅
者萬達稱首隆慶中追諡襄毅

贊曰楊一清王瓊俱負才畧著績邊陲有人倫鑒鋤奸
定難因以成功亦俱任智數然瓊其權譎之尤歟彭澤
望甚偉顧處置哈密抑何舛也毛伯溫能任翁萬達張
岳以成安南之功不失爲持重將萬達飭邊備整軍實
其爭復套知彼知己尤深識遠慮云

其爭財奪地映映于大將端表鼠云八千里倍道行四
岳以抵交南之役不夫魚計重深萬發繪數節整軍實
望甚鞫爾處置命密時阿拔也手印監指升餘萬發飛
安鑾因以效女亦身升昏爨然變其辭請之次煥凌鞏
贊曰賊一肅王變身負大畧著餘數到有人命望險我
皆萬發歸首劉中股結寔疑

深士野其及代嘉龍中後日行年並蘇宜戰言中言寢
與外升事錄曠於意涼滿湖湖刺營自去士卒大善也
王齋賤其如善也古今其筆更修萬言為人開介其直
明史卷一百九十八終之學與烟則蘇蘇共決曹則之

